耶路撒冷——奥岚纪

Jerusalem

介绍：

奥岚纪的《耶路撒冷》，描写的是盛耀、微澜、峤阳、丁葵四人在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挣扎。中学的我初看这文的时候，还有种“啊好色情！”的感觉，但文章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内含的精髓：褪尽铅华之后的璞真与思考才是它真正的价值。

我们都怀着梦想，都将要步入或者正处于荆棘满丛的道路上，通往耶路撒冷的路是艰难而漫长的，突胀在内心的绝望与近乎疯狂的执着，两者产生矛盾，才能有故事的发展，形成“文章”这种矛盾统一体。

奥岚纪的《耶路撒冷》最开始连载于《ALICE3-知更鸟》中，该期杂志出版于 2008 年 3 月。而后又在 2008 年 4 月的《ALICE4-千阳》连载了第二部分。2009 年 7 月号《花与爱丽丝 4 空气》（书中包含创作后记）中推出完结版小册子，《耶路撒冷》连载完结。

正文：

【壹】重逢

"开什么玩笑，再过半小时就开播了，临时换被采访对象我可不能保证节目质量。"

"拜托了丁葵，你是综艺节目王牌主持人，一定可以搞定的！"

"换了谁？"

"峤阳。新近大热的现代舞舞者。这是她的履历介绍和提问目录。"

丁葵让化妆师暂停描眉，接过制作人递来资料的手禁不住微微颤抖。峤阳，女，1983年生，毕业于中央舞蹈艺术学院。已领演多部大型现代舞剧……资料右上角有照片。剃光发丝露出形状完美的头颅，瘦的颧骨，微薄紧抿的唇。兽一般妩媚中隐藏着锐利的眼神。

心脏剧烈震跳如同太鼓擂动。

丁葵抬起头，明亮的化妆镜中正映射着自己身后那张艳光四射的脸。虽然和记忆中有很大不同……峤阳微笑着俯下身，手臂环绕在丁葵颈中，轻轻亲吻她面颊："好久不见啦，葵。"

丁葵抬起手轻触到峤阳深陷在黑绒羽毛领下的凛冽锁骨。嘴角带笑，微茫的眼中含泪："10年了。你这个混蛋。你居然真的做到了。如果盛耀和微澜知道的话……"

一旁的制作人吃惊地张圆了嘴："你们认识吗？葵！原来你早认识峤阳！"

--对，很早，早在10年之前。不过那时候，峤阳在学生履历表上填写的性别还是"男"。

【贰】峤阳

1997 年春末夏初，我 15 岁，我的名字是峤阳。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呢？我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这个秘密是我们全家的噩梦，它重重悬挂在我胸口，好像一只毒瘤，吞噬能量，变得越来越庞大。

我的胸连夜胀痛。痛得我不敢碰触。恐惧令人失眠。我无比绝望地感到，我就快要守不住这个秘密了。我惊惶失措，心神惧疲。

上帝为什么要制造我这样的怪物？我恨上帝。

"好了同学们，换好泳衣泳裤在泳池边集合。"

今年第一堂游泳课。新修缮的体育馆正式开放。男生朝女生发出莫名其妙的起哄怪叫声，彼此推搡笑闹着鱼贯进入更衣室。

排在队伍最末的我抓紧胸前的斜背书包带，咬紧嘴唇，低头朝体育馆外走。

"峤阳！你干什么？"体育老师熊桑大喝道："还不快进去换衣服？"

"我……"我还没来得及编出个肚子疼之类的谎言来搪塞，熊桑已经张开蒲扇般的大巴掌捏住我纤细的脖颈把我丢进更衣室。微微水汽中，满房间都是全裸半裸的少年。

几个套上泳裤的家伙兴冲冲地高举双手朝淋浴室作冲锋状奔去。大林、二林两个家伙还光着屁股，不怀好意地上前来一左一右架着我："你小子衣冠楚楚的干嘛？快脱！"

他们笑着上前来动手剥我的衣服裤子。平时开玩笑是经常有的。但今天我却要哭出来了。我发了狠劲把二林推得撞在储物柜门上，发出巨响，剧烈摇晃。一旁的大林又诧异又惊怒，探手"哗"地一声撕破我的衬衫，纽扣像断线的珍珠蹦跳四散在地。同时撕破的，还有我紧紧绑在胸前的白色布带。

布带如同蛇的蜕皮苍白地滑落在潮湿的瓷砖地面上。

更衣室里的男生们都吃惊地望着我隆起的胸部。

"靠--！峤阳是个小妞！"

"峤阳长女人的奶了！"

我浑身冰冷，骨骼阵阵震颤。父母的噩梦、15 年来严守的秘密、胸腔内不断生长的巨大的毒瘤……一切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曝露在空气之中……再也无法隐瞒了。

从诞生之初，精子与卵子相结合的那一刻起，染色体的畸变就注定，我是个双性人。

峤阳，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叁】微澜

1997 年春末夏初，我 15 岁，我的名字是滕微澜。

死海微澜。也许就是用来形容我这样的笑容的吧。我一直这样以为。

就这样微微笑。附和着大家的言谈，隐藏起自己的喜爱和厌恶，听父母话、听老师话、对同学的意见全都表示赞同。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讨厌了吧。像空气一样存在，透明、纯净、仿若无物。

保持距离，不投入感情，也就不会被伤害。

但也许这样，还是避免不了伤害。

"滕微澜，下来嘛，就一会儿。"

我握着电话筒，为难地斜睨一眼坐在沙发上沉着脸看报纸的父亲。母亲已经在厨房里摆碗筷了："吃饭了。电话怎么打这么长时间？打进还是打出的？要不要钱啊？"

"明天你生日，特地准备了礼物给你送来。我还饿着肚子呢。"徐剑的话语声不满地响

起来了。我赶紧捂住听筒怕被爸爸听见。

拿过徐剑送的礼物，我慢慢走上楼梯，一路上踌躇着准备好说辞。

"你是去取报纸的吗？这是什么？"父亲站在门口盯着我手里漂亮的包装盒。

"生日礼物。女同学刚跑来送的。"

"你以为我是瞎子？刚才骑着自行车走掉的明明是个男的！"

"小声点，邻居都听见了……"母亲拼命把父亲往屋里拖。

"不争气的丫头，我和你妈四十多岁上才生了你……不好好念书，成绩也上不去，还搞早恋！我可警告你，敢和那小子搞不清楚的话打断你的腿！"礼物被父亲一把夺过去，丢在地上踩得扭曲变形。玻璃碎裂的声音。来不及看清它破碎前完整的形状。

年老性子暴躁的父亲、要面子而节俭的母亲。他们生下我唯一的目的就是逼迫我读书出人头地实现他们没有实现的梦想吗？我降生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功用就是背 ABCD 算三角函数满口之乎者也吗？我必须要忍受那些愚蠢无比的老师仅仅通过考题来评判我作为人的价值吗？--

我不想解释。我根本不会早恋。我讨厌男生、也不喜欢女生。我厌倦了人这种东西。

但我只是微微笑。不会有人给我机会，我也绝不会把心里话告诉任何人。

就算谁再对我掏心掏肺，我也绝不流露自己的性情。

虽然有时候，我也十分羡慕她那种火一样勇往直前的热情，肆无忌惮地燃烧，哪怕只是刹那烟云。--比如丁葵。

【肆】丁葵

滕微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丁葵，1997 年春末夏初，我 15 岁。

很多人不理解微澜为什么会和我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微澜永远是马尾辫；而我，哪怕老师要告状，也坚持挑染并不断翻新发型。

微澜永远是素白的脸；而我坚持化妆上学，还打耳洞，甚至在后腰用荆棘缠绕的繁复图案刺了青，D.S。我爱人名字的缩写。

微澜虽然学习成绩中等，但她是老师父母喜欢的乖乖牌女生，温文尔雅，永远不惊不怒；而我，是抽烟喝酒和小混混泡吧夜不归宿早熟的问题少女。

没有人会来管我晚上在哪里睡觉。父母在我 6 岁时离举婚了，我被判给做建材生意的父亲，他经常不在家。我倒盼望他不要回家。因为他一回家就带来各种各样风骚的女人。

所以我对微澜说："我找到了爱，就绝不放手。爱，就是我唯一的食物。"

而微澜总是静静地听着，随后轻言抚慰。她对我的秘密永远守口如瓶，好像保险柜。

这个秘密就是--我深深爱恋着一个老师。

从 13 岁起，我就喜欢上 D.S。那时他还是见习英语老师，22 岁，他的名字叫杜尚。年轻英俊的脸庞上总是洋溢着阳光般温暖的笑意。我总希望被他提问，哪怕我回答不出答案。

14 岁秋天的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和尾牙鱼大头龙他们在街边闲逛，双手插在裤兜里，嘴角叼着烟。突然有个人急匆匆穿过马路直冲到我面前，劈手摘掉我嘴角的烟。

是杜尚。他生气的模样也这般漂亮。他眼睛里流露出痛心的神情。

我没有因此而走上正途。因为我发现，正因为我学坏，我够酷，我和其他乖乖牌不一样，杜尚才注意到我。他生气，是因为他担心。

第一次有人这样为我担心。

新学期刚开始的一个春夜，玉兰花开得肆无忌惮。我和一个男生在学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头接吻，被结束辅导的杜尚撞到。他赶走了那个男生，甩了我一个巴掌。随后捉着我的臂膀，送我回家。我的面颊很热，但不是因为被打的缘故。他举起手的架势很足，但落下时却轻地好像羽毛抚慰。

我面红耳热，是因为太兴奋。

出租车里，我假装昏昏沉沉，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嗅着他身上干燥清爽的气味。

我是掐准时间约那个男孩到站头去的。我想再看到他为我担心为我愤怒的表情。很有热度，好像光。

我要他一直一直地担心牵挂着我。如果他一直一直地担心牵挂着我--那就象是爱。

这种想法让我觉得温暖而美好，好像漂浮在云端被阳光持久照耀，胸膛越来越热，光芒越来越强。被爱的幸福，如同霞光万丈。

【伍】盛耀

1997 年春末夏初，我 15 岁，我的名字是盛耀。

从初二下半学期开始，每天清晨，我都要提前十五分钟出门，骑着自行车绕道到白泽

路。

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我喜欢的女孩子就会从这里步行路过。她的名字叫滕微澜。我装作刚好碰上的样子，放慢速度和她说上几句话，看着她跳跃的鸟一般的步伐，马尾辫甩啊甩，嘴角微微上翘，就能让我高兴上一整天。

一次我骑车到半路上突然下起雨来，白泽路上蒙蒙茫茫地模糊成一片。我把车推到路边小店屋檐底下，不一会儿看到远处微澜撑着一把淡蓝色雨伞走来。她踢着水花走到我面前，微笑着说："没带伞？一起走吧。"

雨滴落在伞面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我们并肩而行，没有说一句话。在伞下，我感觉这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一刻，微澜完全是属于我的。

她就要过生日了，我精心挑选了一台两只天鹅曲颈依偎的水晶八音盒，盛放在深蓝色卡纸制的盒子里，盒子里还有一张粉色的生日贺卡。

我后悔的是，不该在上游泳课时，忘记把礼物从书包里拿出来而一起带进了更衣室。因为就在这一天，我们班爆发出惊人的一幕。峤阳和大林二林在更衣室里打闹，一向好脾气的峤阳不知怎么地发起了愣劲儿，重重把二林推得撞到储物柜门上，我的书包也被带出来跌落在地。

峤阳的裤子被剥了一半，上身光光。脚边是一圈圈蜷曲成死蛇状的白色布条。男生们

都吃惊地望着他隆起的宛若少女一样的胸部。峤阳的脸色，完全可以用面如死灰来形容。

我走过去从柜子里抽出自己的衣服披在他身上，转身捡起书包。

水晶天鹅的脖子已经摔断了。

我的脸色，完全可以用追悔莫及来形容。后来听说，徐剑在这天送了礼物给微澜。

【陆】刺痛

峤阳连续三天没来上课。第四天，他在父亲的陪同或者说是"押送"下来到学校。还有3个月就要中考了，此刻无论是转学还是独自闹情绪都是非理性的。

峤阳进入教室时，一切声音和活动都静止了。他如同独幕剧舞台上一个孤独苍白的幽灵，飘入自己的座位埋头坐下，佝偻着背，一动不动。

五秒钟后，教室里才重新恢复了生气，大家继续聊天、扯淡、笑闹。但没有人和峤阳搭讪。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开口。好奇而八卦的女生偷偷向男生询问着："真的有看到吗？"

有人说："好奇怪啊。就像泰国人妖一那类的……"

"他会不会是希望自己变成女生而去做手术弄的？"

"啊--那以后长得帅的男生也要离他远点啊，说不定被喜欢上，哈哈……"

他们以为自己说得够小声。他们以为只是随口说说的玩笑。但每一个字，都像飞针一样刺入峤阳的耳膜。峤阳把嘴唇咬出血，指甲深深掐入自己的掌心，刻出八个红色月牙印。

这还不算什么。

不能喝水。哪怕口渴得嗓子要冒出烟来。一口水也不能喝。因为喝了水就要上厕所。该上哪个厕所呢？峤阳只有憋到中午吃饭和下午放学时，才冲出校门去上举街对面的收费简易厕所。每天上午熬 4 个小时，下午 3 个半小时。

不幸的是偏偏就吃坏了肚子。

峤阳皱着眉头按着肚子，犹豫了一会低头朝男厕所冲进去。被别班的两个混混样男生拦住："呦呦呦，这是谁啊？不是传说中的峤小姐吗？这可是男厕所。你应该去隔壁吧？"

他们连拖带拽把峤阳推进女厕所，峤阳脸冲下摔倒在地。女生爆发出尖锐的喊叫和大骂。

"变态！"

"神经病吧？快滚出去！"

"臭流氓！"

……

真的很臭。已经憋不住拉出来了。

【柒】苦路

夕阳西斜，天空里悬浮着南方夏季特有的火烧云，形状各异，色彩瑰丽多姿。校园里安静极了。只有风吹动树叶发出的飒飒声。

七层楼高的教学楼顶楼的巨大露台。峤阳背靠水箱坐在地上。一个穿着白裙的女生走上露台，是滕微澜。她四下观望，似乎在找什么人。她看到了峤阳，举步朝他走去。

"还不回家？"

"马上……"峤阳曲起膝盖，把额头抵在自己的手臂上。

"刚才……有人来过吗？"微澜疑惑地掠了一眼峤阳穿的那条明显不合身的长裤，问道。

"没有。"

"噢。"微澜垂下眼帘，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她转身要离去，想想又走回来，蹲在峤阳跟前："前天上地理课了。"

"……"

"耶路撒冷，你知道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布耶路撒冷是自己国家的首都。"

"……"

"那里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圣经》记载，耶稣被犹大出卖后被捕，罗马士兵逼迫他为自己打造了沉重的十字架，给他穿上破旧龌龊的深红袍子，带上荆棘编的皇冠，鞭打他、戏弄他……随后把他带去郊外，钉上十字架，直至他死亡。"

"……说这些干嘛？……我恨上帝。"

"耶稣在临死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上帝，上帝，我的父，你为何要遗弃我？……在被钉死之前，耶稣背负着十字架从耶路撒冷城里穿过。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最爱的弟子在天亮前三次装作不认识他。他曾经救助过的，曾经信服他的人都在围观看热闹……那条路，

现在还在。就在耶路撒冷城里贯穿而过。名字叫做'苦路'。"

"苦路？"

"是的。苦路。在死亡和复活之前，耶稣必须要通过的路。他是神之子。与众不同的人。"

说完这些，滕微澜就站直身子转身离去了。

望着她的背影，峤阳紧紧攥着自己的裤腿，泪流满面。在被议论嘲讽欺负伤害时都不会流下的泪，当有人安慰时，就这样轻易地滑落下来了。

他刚才说了谎。就在十分钟前，另一个人带着难以掩饰的失望神情离开露台。现在峤阳才知道他原来是在等人的。盛耀，他和滕微澜约好在露台上见面。

但是误差了十分钟。

有时候，人生连一秒钟都不能误差。差一秒钟，说不定就会失去爱情、健康、甚至生命。就象半小时前，如果盛耀晚一秒钟走上露台，他就赶不及扑过去抱住峤阳的腰，把他从栏杆边缘拖下来。

别死。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乎你。

【捌】蛇舞

日落月升，夜色四合，迷离的灯光闪烁，夜晚的都市看起来和白天很不一样。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另一个角落。以酒吧、PUB 而闻名的光华路上，著名的阴阳吧内，颓靡的电子音乐在轰鸣、派对动物在舞池中摇摆甩头、烟雾缭绕、龙舌兰酒正溅出苦涩的微沫……空气中充满着原始冲动的气味，这是繁华都市的腹部，妖冶糜烂的前沿。

丁葵左手夹烟，右手提着小瓶黑啤酒。穿着红得像滴出血来的紧身小 T 恤，胸前印着一只黑色燕尾蝶，展开翅膀，呼之欲出。牛仔小热裤下两条修长白皙的腿随着摇滚节奏交合扭动。

她的脸如同微醺的蔷薇，长长睫毛好象蝴蝶脆弱美丽的触须，浓妆掩盖了年龄。

一个浑身毛茸茸的金发老外眯着笑眼打量着她。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中国少年也注意到她，边跳舞，边蹭到她身旁。打头的一个戴着骷髅耳环，笑着说"嗨，靓女……一个人？"

丁葵感觉自己正身处一片远古丛莽。身边全是扭曲的树木、缠绕的藤蔓、阴暗的苔藓。爱丽丝没有了兔子。这里只有妖术没有魔法。蛇正吐出鲜红的信子……但很刺激，不是吗？

"……什么爸爸？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

"啊不要拿走，我还要喝一口……少爷，再来二十瓶……"

"不要 ,我不要回家 !……冷冰冰的 ,好象殡仪馆……死人 ,全都是死人 !墙上 ,水槽里……"

骷髅耳环试探着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再一路摸到她的面颊，她没有反抗，嘻嘻哈哈笑着把头磕到桌面上。丁葵完全醉了。那几个少年怀着鬼祟的表情扶着她走出阴阳吧大门。

昏黄路灯光投射下，法国泡桐树婆娑的影子在石墙上晃动。深夜 11 点，行人车辆稀少。路边一条堆满了垃圾杂物漆黑的小夹弄里，少年们把丁葵按在墙角手忙脚乱地脱她衣服裤子，抚摩舔吸她的胸。赤裸的身体被凉风一吹，丁葵感到了冷。她恍惚的意识回来了一部分："……你们干吗？"

骷髅耳环一手紧紧扪住她的嘴，压低声音威吓道："别叫，就一会儿……"

恐惧象潮水般瞬息涌上女孩的心头，她拼命扭动身体，踢腿挥臂，发出沉闷的"呜呜"声。她踢倒了旁边的一个纸箱子，什么东西倒下来发出唏哩哗啦的响声。

一个骑着摩托的年轻男子在夹弄口停下，他听到了异动。刚刚好是拜访朋友后打算回家的杜尚。

【捌】蛇舞

日落月升，夜色四合，迷离的灯光闪烁，夜晚的都市看起来和白天很不一样。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另一个角落。以酒吧、PUB 而闻名的光华路上，著名的阴阳吧内，颓靡的电子音乐在轰鸣、派对动物在舞池中摇摆甩头、烟雾缭绕、龙舌兰酒正溅出苦涩的微沫……空气中充满着原始冲动的气味，这是繁华都市的腹部，妖冶糜烂的前沿。

丁葵左手夹烟，右手提着小瓶黑啤酒。穿着红得像滴出血来的紧身小 T 恤，胸前印着一只黑色燕尾蝶，展开翅膀，呼之欲出。牛仔小热裤下两条修长白皙的腿随着摇滚节奏交合扭动。

她的脸如同微醺的蔷薇，长长睫毛好象蝴蝶脆弱美丽的触须，浓妆掩盖了年龄。

一个浑身毛茸茸的金发老外眯着笑眼打量着她。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中国少年也注意到她，边跳舞，边蹭到她身旁。打头的一个戴着骷髅耳环，笑着说"嗨，靓女……一个人？"

丁葵感觉自己正身处一片远古丛莽。身边全是扭曲的树木、缠绕的藤蔓、阴暗的苔藓。爱丽丝没有了兔子。这里只有妖术没有魔法。蛇正吐出鲜红的信子……但很刺激，不是吗？

"……什么爸爸？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

"啊不要拿走，我还要喝一口......少爷，再来二十瓶......"

"不要，我不要回家！......冷冰冰的，好象殡仪馆......死人，全都是死人！墙上，水槽里......"

骷髅耳环试探着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再一路摸到她的面颊，她没有反抗，嘻嘻哈哈笑着把头磕到桌面上。丁葵完全醉了。那几个少年怀着鬼祟的表情扶着她走出阴阳吧大门。

昏黄路灯光投射下，法国泡桐树婆娑的影子在石墙上晃动。深夜 11 点，行人车辆稀少。路边一条堆满了垃圾杂物漆黑的小夹弄里，少年们把丁葵按在墙角手忙脚乱地脱她衣服裤子，抚摩舔吸她的胸。赤裸的身体被凉风一吹，丁葵感到了冷。她恍惚的意识回来了一部分："......你们干吗？"

骷髅耳环一手紧紧扪住她的嘴，压低声音威吓道："别叫，就一会儿......"

恐惧象潮水般瞬息涌上女孩的心头，她拼命扭动身体，踢腿挥臂，发出沉闷的"呜呜"声。她踢倒了旁边的一个纸箱子，什么东西倒下来发出唏哩哗啦的响声。

一个骑着摩托的年轻男子在夹弄口停下，他听到了异动。刚刚好是拜访朋友后打算回家的杜尚。

【玖】秘密

丁葵家竟然是如此模样。杜尚叹息着。市中心最昂贵的小区国香牡丹苑。外观精致的别墅房。但屋内装修却极为潦草简单，杂物四处堆放，门口边的地上甚至还堆着十几块莫名其妙的青色大砖块。

杜尚把丁葵横抱进卧室，放到她床上。丁葵却还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不肯松手。

"丁葵，不要闹了，老师要回家了。"

怀里的女孩发出难以抑制的啜泣声，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如同一只预知将被遗弃的小猫。

"好好，我先不走，我坐在这里陪你一会儿。你爸爸呢？你这房间还真够乱的啊--"

女孩缓缓松开手，静静地平躺，光裸的身上还盖着杜尚的夹克，一动不动。杜尚坐在床沿边。晶莹月光下，他看见她脸上的泪痕象划过天际的流星，闪烁着寒冷的银光。

"......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无可救药，完全毁了。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学起抽烟，六年级就和阿飞混在一起......大家说，这孩子天性如此。但我看你的眼睛时，发现你其实很天真，和那些十几岁的乖女孩没有两样。而且，你抽烟的姿势饱含寂寞......"

"......今天早上......听到丁国栋和胡翠蓝在通长途电话......"

"你爸爸和妈妈？"

"丁国栋说，他要结婚了，那个女人不要拖油瓶，要即刻把我送到胡翠蓝那里去。广州。"女孩的声音像冰，冷酷沧桑得像个老女人，如同在叙说一件同自己无关的事情："胡翠蓝骂了一连串脏话。她早结婚了，儿子才 4 岁。她的幸福三口之家容不得我插腿。"

"不久就要中考了。我去找你父亲谈谈！"杜尚话语的调子里有些愤怒。

"老师--杜老师我哪里都不想去。"丁葵坐起身。她心里想的是，我不想去看不到你的地方。

杜尚凝视着女孩挂着残妆的稚嫩的脸，燃烧的欲望让她看起来象一朵开放在午夜的灼灼葵花。女孩突然张开手臂，夹克滑落下来，她赤裸的胸膛如同一羽洁白的鸽子。丁葵抱住杜尚。

"老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爱你。从 13 岁到现在直到永远……我一直都爱着你。"

"丁葵！丁葵！你喝醉了！我是你老师！"杜尚想推开女孩。

"我醉过。可我已经醒了。我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不需要怜悯。"女孩的眼睛在阴影中闪耀，灿若星辰："杜尚，我只想问你，你有没有一点点爱我？只要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

她的胸已经发育得十分完美，有流向手心的水滴的形状。

【拾】对峙

滕微澜不解地望着兴奋到小脸通红的丁葵。她眼眶下挂着熊猫样的黑眼圈，而黑亮的瞳仁里闪动着熠熠火焰，好象两颗燃烧的炭石。丁葵的目光始终追随着讲台上的杜尚，半秒钟也不肯松开。

杜尚不敢和她的视线相交接。这女孩太烫人了。

回想起昨天夜里的一幕，杜尚的脸也不由变得绯红。

凌晨 2 点，杜尚满怀着无地自容的心情从床上爬下来，草草套上短裤。女孩伸出滚烫而汗湿的手抓住他的手腕。杜尚低声说："我不走，去厕所。"

厕所惨白的灯光下，杜尚用冷水冲洗脑门。盥洗台边放着包七星烟，还有打火机。他一屁股坐在马桶盖子上，哆嗦着抽出一根烟点上。微蓝的烟雾呛出了他的眼泪。大学毕业后就没再碰过的东西。

我一定是疯了，他痛苦地想。竟然疯到跟那么小的女孩子上床。而且还是我的学生！疯了，一定是疯了。他转头凝视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滴着水的英俊的脸，低声骂道："畜生……

你真是畜生！"

厕所门被推开，丁葵披着他的衬衫出现在门口。和他痛苦的表情相对映的是她艳若桃花的脸庞。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布满了婴儿蓝的雾霭。她跪倒在他面前的瓷砖地面上，把头放在他的膝盖上，猫一般来回地蹭，轻轻地哼唱着歌："......举杯对月情似天......问君何时恋？菊花台倒影明月，谁知吾爱心中寒......醉在君王怀，梦回大唐爱......"

杜尚把她拉起来，抱坐在自己腿上，亲吻她的额头、眉毛、眼睛。

她眼睛里的蓝色覆盖了世界，好象无边苍穹，深处一点光轰然炸裂开，星辰碎成粉末......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心里难过得火一样烧？却又那样快活，四肢百骸、整个胸腔都欢喜得仿佛要炸开似的。真想把她揉碎，一片片咀嚼下去，吞进肚子里。

流泪亲吻的两个人没有发现，厕所门口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正冷冷注视着他们。

杜尚抬起头，惊恐地差点跌坐到地上。丁葵也扭头望着那男人。

三个人沉默对峙了足足有一分钟。

男人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咳嗽了一声，朝盥洗盆里吐出一口浓痰，用异常沙哑的声音说："滚自己房间里搞去。"

直到上课时，杜尚的脑海里还在回响这一句话。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从一个父亲口中说出来的话。

滚自己房间里搞去。

比浓痰更令人恶心。

畜生。发疯的畜生！.................................我，也一样。

【拾壹】青涩

琥珀色斜阳把那些破旧不堪的厂房、小商铺映照得充满了颓败荒茫的美感。白色裙边"啪啪"地拍打女孩光洁的小腿。风吹乱发丝，微澜松开了绳圈，让一头乌黑的秀发迎着风随意飞舞。

自行车清脆的铃声从身后由远至近传来。

15 岁的少年，衬衫和面孔都漂亮洁白如同新雪。盛耀。他没有下车，但把车速放到最慢，迁就着女孩鸟一般跳跃的步伐。微微眯起眼望着金色夕阳，问道："昨天，为什么没有

去露台？"

"忘记了。"女孩淡淡地答道。

少年笑着点点头，嘴角边浮起一对好看的酒窝："哈哈，我也刚好有事没去，我还担心你白等我了呢……先走了啊。"他调整一下斜挎着的书包带，弓起背踩着自行车飞快地驰去，纯白色的背影渐渐缩小成一个点，消失在长街尽头。

微澜停下脚步，手指捋过被逆风吹得飘起的纷乱头发，发丝含在嘴角，微微苦笑。

保持距离，不投入感情，也就不会被伤害。

微澜咬着嘴唇，闭着眼感受被斜阳拖长的天地间万物摇曳生姿的光影、发丝间的风……从漫不经心的青葱岁月里，觉出了些苦涩和苍凉。

之后的三天里，她更初次尝到了微微胀痛的酸楚意味。

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食堂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总是不自觉地捕捉他的身影。看他笑时新月般的妙目，和其他女生对话时，他看起来更能放开怀，不像和她在一起时那么沉寂。

上学路上没有再偶遇。原本很喜欢的静静的白泽路突然间竟变得如此寂寞。

--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约我去露台是要说些什么。永远都不会再知道了。

--我不想被伤害。

--但似乎，我已经被伤害了。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介意他的眼睛在看谁，他的笑在给谁？

女孩不会知道，三天来每天清晨，少年还是在白泽路上等她。但他扶着自行车隐身在枝繁叶茂的蔷薇花丛后，从篱笆的空隙间凝望她渐渐走近，又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看不见。他才翻身上车，沉默地向学校慢慢驶去。

少年的背包里，放着他一直没能送出手的礼物。为了替代被摔坏的八音盒，他顶住妹妹的嘲笑，学会制作方法，连续好几个夜晚伏在灯下，反复试练，终于用粉红色丝带编织出的漂亮幸运环。

--她不知道。也许她永远都不会再知道。

【拾贰】月光

窗外的月光美得仿佛能夺去人的魂魄。空气中弥漫的清新味道。

微澜看累了功课，关掉灯，躺在床上。从楼下的街面上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隐约的自行车铃声。尾音拖得很长，有节奏地重复着，好象某种暗号。叮……叮……叮……

微澜惊觉站起身，扑到窗台边，从三楼窗口望下去，只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穿着白色衬衫的少年倚在梧桐树下，一下又一下地打着车铃。般美丽清新的少年。盛耀。朝窗台上的微澜露出满月一样的甜美微笑。

微澜拉开冰箱，唏哩哗啦地翻东西，制造出很大动静："妈，怎么蓝莓口味的汽水没有啦？……我只喝那种的……我去买一下噢！"

"这里还有一瓶，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父亲把冒着"汗珠"的饮料瓶提到女儿面前。

可恶！微澜悻悻然转回自己房间，赌气把蓝莓汽水往桌上重重一放。

从窗口望出去，盛耀还是笑笑地站在树下，抱臂在胸前，远远凝望着她。微澜的脸红了。耸起肩膀做了个无法出门的手势，挥手让他走。少年却十分坚定地摇摇头，从裤袋里抽出一支口琴，在月光下吹奏起来。微澜又是吃惊又是好笑，拼命朝他做着 "STOP"的手势，盛耀却是不理，继续投入地演奏着。

十分悠扬的曲调，是《哈罗棱娜》。微澜无法阻止街对面那个傻子的表演，只能闭上眼倾听他的独奏，合着曲调低声吟唱。

"你可记得那淙淙流出的二泉映月？如泣如诉，如思如慕。一轮弯月，两剪倒影。泉水消失在哈罗楼娜森林的幽静深处，没有萤火指路便不能去寻找源头。泉水的名字叫蝴蝶，蝴蝶的名字叫哈罗棱娜，哈罗棱娜是我心爱的姑娘，她就沉睡在泉水下。已经一百七十七年零十一个月。在我活着的六十六年，每晚抱着马头琴在泉边为她吟唱，在我死后的一百十一年，灵魂也夜夜归来在泉边呼唤。哈罗棱娜啊，哈罗棱娜，我最心爱的姑娘……"

月光撒满窗台，路面反射着晶莹剔透如积雪般的光。路人朝少年投去好奇的眼光。少年不为所动，少年的眼睛始终离不开窗台上的女孩，看不到其余的人。口琴吹奏出的旋律乘风飞行，仿佛具有了生命和形体，蝴蝶一样翩翩飞翔在水色月光下……

同样的月光下。

市中心地带的某个绿地公园里，幽静的竹林小道上，丁葵正紧紧扭着杜尚胸前的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想扑进他的怀里。杜尚皱着眉头，一次又一次地推开她，按住她的肩膀，揣严肃的表情和她说理。

丁葵不管不顾，幼兽一般拗执地硬朝他怀里撞，伸长手臂挂在杜尚的脖颈里。她不说话，眼泪大颗大颗地滴落到他衣襟上。

打架一样僵持了许久，无力的杜尚妥协了。他抱拥怀里 15 岁的女孩，低头亲吻她的头发。

丁葵的腮帮子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嘴角却弯弯向上翘了。

月光美得让人无法设防，所有关于爱和痛的记忆都无法隐藏。凄凉月光让人疯狂，明知是绝路也会奋不顾身地去闯。飞蝶扑火一样。

与君欢笑三千场，不诉离伤。

同样的月光，撒满了城丵市里另一户家庭的窗台。

屋子里，峤武航抡圆了臂膀抽了儿子峤阳一个耳光，随后自己被气得怔在原地，动弹不得。

峤阳妈妈刘美凤心疼地捧住儿子的脸，泪水决了堤似的滚落下来："儿，我苦命的儿，你听听爸妈的吧，你干吗非要这样？……"

峤阳轻轻抹掉嘴角的血，静静地说："我决定了。我要去动手术。我要成为女孩。"

【拾叁】芭蕾

这是故事里的少年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但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出现在故事里。他们还充满着希望。时间是 1997，香港回归之年。

临海城市的上空，每年一道夏季就出现低垂厚重的雨积云，庞大的实体，变幻出种种令人为之神秘的光影形状。天空颜色正从青蓝过渡到奇异的粉红。这是傍晚。

教室略显陈旧。木头扶手上的淡绿色油漆有些剥落，靠近墙角的镜子也碎裂了一块。但充盈着悠扬旋律的室内，所有跳舞的人都全神贯注。现代芭蕾，合着拍子，一二三四,跳跃、旋转、完美的滑步。

学跳舞的大都是女孩，很年轻，也许是白领。教她们跳舞的却是个男子，有着狭长而妩媚的眼。

一个背影单薄的少年站在窗外目不转睛地望着跳舞的人。望着那教人舞蹈的男子。少年微曲的膝盖不自觉地随着音乐节拍起落。旋律多么美，天鹅之死。

男子从镜子的映射里发现了窗外的少年，他朝他走去。少年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迅疾转身翻越小灌木丛。男子让女孩子们停止舞蹈，追了出去。

他认出了那少年，大声呼喊道："峤阳！"

少年没有回头，没有停下脚步。他仓皇地逃离了现场。他曾经在这舞蹈教室里腾空跳出了快如闪电的双腿连击八拍。狭长眼的男子——那舞蹈老师城秋激动地抱着他大喊："你是天才！"

——不。我只是个怪物。

峤阳在学校附近的网吧里。

网吧刚开始兴起，成为众多年轻人流连忘返之地。

和那些在虚拟世界里扮演着梦想角色、聊天打牌、冲锋陷阵的人不同，峤阳正在查询的是“双性人矫正手术”、“性别分化异常医学分析”、“成功例案”等资料。他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脊背遮住屏幕。

“请问你是市三初中的峤阳吗？”一个带着眼镜的学生斯文地打断了峤阳的默想。

峤阳赶紧关闭电脑屏幕上的页面，紧张地注视这个陌生的询问者。

学生看起来要大上几岁年纪，很帅很清秀。他露齿微笑道：“能出来一下吗？我们听学跳舞的人说起过你，大家说你跳的芭蕾舞无与伦比，很想讨教一下。”

从街面上漫进来的路灯光照射在水泥灰的墙面和地面上。这是城市某处废墟般的烂尾楼。

空旷的房间好像某个秘密的舞台。峤阳和四个年轻人面对面站立着。

“跳一段天鹅湖给我们看吧。”英俊的眼睛男生微微躬着身，盯视者眼前垂头的少年。

“不要。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这里？我不想跳。我要回家。”峤阳从地上拎起书包，拍着上面的灰尘，他朝门口的方向走去。

旁边另两个男生赶上来一左一右按住了他的肩膀，还有一个笑嘻嘻地堵住他的去路。

眼睛男生踱步过来，伸手捏住他的下巴：“长得真好看……果然很像女孩，而眼神又那么犀利……我听学弟们都在流传你的故事……”他的手缓缓从峤阳的脖颈一路抚摩下去，一直探到衬衣内，胸前。

峤阳的脸在瞬间涨得绯红。他剧烈挣扎，仿佛一直被捕入网的飞鸟。

那几个男生个头都比他高，比他强壮。他们牢牢抓住峤阳的手脚，不让他动弹。眼睛男生轻轻解开了他的纽扣，一圈圈松开缠绕在他胸前的白色布带。

峤阳痛苦地闭上眼睛。他微微隆起的胸部一览无遗。他声音嘶哑地呜咽道：“你们要干什么？”

眼镜男生温柔笑道：“只想看你翩翩起舞。嘿。跳段芭蕾给我们看吧！——脱光衣服……”

【拾肆】烟疤

5 月的晴空万里无云，碧蓝得如同大海。

市三初中绿草茵茵的操场上，体育老师熊桑正吹着口哨组织学生们正对。他眼光掠到远处的教养。离开嘻嘻哈哈欢笑的人群，独自一人游离在队伍之外。头发长得几乎盖没了眼睛鼻子。峤阳似乎就要这样，最好所有人都辨认不出他是谁。

另一名体育老师跑来和熊桑商量：“仓库里有些东西要搬，能叫两个男生来帮忙吗？”

熊桑城秋志愿者，有人怪声怪气地提了峤阳的名字，随后一些调皮鬼嚷成一片：“峤阳！峤阳！峤阳！”接着就有人笑着说：“他也算男生吗？”问话引起一阵哄笑。

熊桑瞪圆了眼球大喝一声：“鬼叫什么？！我看哪个敢胡喊？！”

峤阳低垂着脑袋，好像一颗即将枯萎的蔬菜。他呆呆地占了一会，拖着脚步沉默地朝向体育用品仓库走去。熊桑于心不忍，继续喊话道：“还有谁？”

男生堆里低声调侃笑闹着，不知谁嘀咕了一句，声音大了些，让熊桑听个正着：“那你去啊，看双性会不会传染，小心告你非礼……”

熊桑怒向胆边生，正要发威，有人从队伍里出列了。一个异常平静的声音说："老师，我也去。"

盛耀快步追赶峤阳而去。他穿着白色衬衫的颀长背影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挺拔，黑色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滕微澜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咬了下唇。

体育用品仓库好像几百年都没人打扫过的样子。稍微一动，灰尘就飞了个漫天。

"同学，帮忙把这些器械都搬到靠窗那头去，门这边要空出来进新器材了。谢谢。辛苦了啊！"体育老师走了。盛耀卷起袖口，举起两只哑铃走向窗口。

峤阳十分吃力地拖动着一只装满毯子的木头箱子，背弓得像只虾米。盛耀不做声地走过去，伏低身子帮他一起推。一用力，峤阳很快便脸色涨红，额头冒出汗珠，紧皱的眉宇间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箱子拖到窗下。峤阳抬起手臂擦汗，袖口滑落到手肘。盛耀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疑惑地发现他手臂上有一个红印，圆圆的，小小的，在阳光下看得分明。

那是用烟头烫出来的疤痕。

盛耀翻手抓住峤阳的手腕，问道；"这是什么？" 峤阳不答话，倔强地想挣脱盛耀。他沉默地挣扎。

盛耀伸手勾住峤阳的脖颈，将他的额头抵上自己的额头，毫不留情地直视着他拼命闪避的目光："峤阳！我救果你的命对不对？！你明白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还是会帮你！"

峤阳眼眶里弥漫上泪水，但他还是紧抿着嘴唇不出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盛耀咬着牙，哗地一下吧峤阳的衬衫袖口一直撸到肩膀处。盛耀的心像被绳子抽紧了。

累累的烟疤——简直是北斗七星。

盛耀的声音在颤抖，他厉声问道："是谁干的？我们班级的吗？还是二班的？你说出来啊！"

——"你倒是说出来啊！！！"

那一晚的记忆。路灯光黯淡荒茫。

烂尾楼空旷的房间内，峤阳蜷缩着倒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浑身赤裸。

四个男生站在他周围，其中一个恨恨地说道："这阴阳人脾气倒很硬！"

眼睛男生蹲下身，从嘴角取下烟，在峤阳眼前弹了弹烟灰。猩红色的烟头积聚了火焰的能量，在黑暗中耀眼地亮。眼睛男生把烟头凑近峤阳的眉心，淡淡道："跳不跳？"

峤阳闭上眼睛。死死咬住嘴唇。浑身都在颤抖。但他吐出一个字："不！"

眼睛男生漂亮的面孔扭曲了，变得十分狰狞。他愤怒地提起手，把燃烧着的烟蒂狠狠按在峤阳肩膀上，发出"呲"的一声，随即飘散开焦糊的气味。

峤阳痛苦地朝旁边地上滚开。但他没有喊叫。

——我绝对不跳，我也决不求饶!

【拾伍】停留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说！"盛耀说起来时依然时忿忿的。他推着自行车，和微澜并肩走在白泽路上："是谁这样恶毒地欺负他呢？这些家伙太没人性了！"

微澜道："也许他害怕说出来会遭到更严重的报复？"说道这里，她站定脚步，望着盛耀："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她的语气和态度都很认真。

盛耀有些惊异，扬起嘴角露出微笑："……好啊，不管什么。"

"你太仗义了。我咬你答应我，小心不要卷入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吗？"微澜避开盛耀火热的目光，一字一顿道："我不要你收到任何伤害。"

盛耀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弯翘，直笑得眼睛也如同新月：“你这么在乎我么？”

微澜嗔怒道：“不和你说了啦。”她假装生气的样子加快步伐，超前走去，为的是掩饰羞红的脸。

盛耀笑着摇头，翻身上自行车，骑到她身侧，轻声道：“上来。我送你回家。”

15 岁的白衣少年，小心翼翼地承载着心爱的女孩，一路打响车铃，在金色的夕阳下纵情驰骋。两旁的街道和树木飞掠过去，和煦的晚风扶过他们光洁的额角，仿佛也有了微笑的形状。

灰色和白色的鸽子群在空中不厌其烦地一圈圈徘徊飞翔，降落道房顶上休憩，随后再度起飞……盛耀骑得飞快，但他故意绕了远路。微澜也发现了，但她没有说。

——多么希望时光停留在此刻。

——希望你永远停留在我身边。

【拾陆】大海

寂寞操场空无一人。

季候风躁动不安。红色美人蕉开得绚烂颓败。

学校化学实验室里，实验台、旁边的地上散落着一些脱下的衣物。躺在窗下的地板上，可以望见青蓝色的填空。无垠而深邃。太阳即将落下去了，漫长的白天咬结束了，黑夜就要降临。

临近海洋的城市即将被夜色所覆盖。

“你的呼吸让我想起了大海。”丁葵紧紧抱住杜尚的背，“有时温和像连绵起伏的波涛，有时又狂暴得像一场海啸……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去海边。和爸爸妈妈……丁国栋和胡翠蓝在在一起……那是我大概 3 岁。他们都已为 3 岁的孩子不会有记忆。他们都错了。”

“你还记得那片大海？”杜尚俯下身，亲吻女孩的眼睛和眉毛。

“不。不太记得了。但我记得胡翠蓝给我拍照片。丁国栋把我抗起来坐在他肩上。我在笑。整个天空都在旋转，蓝色大海……想一张无边的床。让人很想扑进去翻滚。也许什么都抱不住，那些海水，握到手里就会流走。捧在手心里救立刻没有了颜色。多奇怪……”

杜尚把丁葵从地上拉起来，搂进自己怀中：“你知道我这是在犯罪吗？”

“什么？”

“因为你尚未成年。你什么都还不明白……”

“你第一次走进教室、踏上讲台时我就喜欢上你了。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射中一样。心，砰地一下一下就静止了。你的嘴角、你的眼睛、你吐字时的腔调……我最喜欢你用手指捋国头发的动作。”

——那个温柔的动作，很像年轻时的父亲。

“年级再稍大一些，我就常想，如果你爱我，我简直可以为之而死。”丁葵抓紧杜尚的头发，身体起伏，发出喘息：“你不明白……这种感情真令人发疯。和什么诗词歌曲里传唱的都不一样。它撕心裂肺的、辗转反侧的，有时甚至是血淋淋的……体内仿佛有座火山，熊熊燃烧，填空星辰都为之变色。我很想让你也体会，可你不会明白……我是女孩，你是男孩。这和年龄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

杜尚深吻女孩，深深侵入，唇齿交缠。他忍不住哭起来。羞愧退散了。身体如此契合。

——是的。即使为之而死，也没有关系。

【拾柒】污秽

迅疾的风呼啸过耳边。夜晚的街道、行人、车灯……混乱地晃过眼前。

峤阳用尽全身的力气奔跑，单薄的身影仿若慌乱的孤鸟。心脏已经快要挑出胸腔了。他身后，有四个高大的男生正在追赶。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呼救深深埋藏在咽喉深处，发不出声。因为太疲累、恐惧，峤阳的脸色已经变得青紫。

眼镜男生伸出的手够着了峤阳身后颠簸着的书报。用力一拉。峤阳被勒得脚步踉跄。另三个男生冲上来抓住了峤阳的肩膀手臂。5 个人都停下来剧烈喘息。

这是高架路下的一段长长马路，隔着宽阔的绿化带才有一些银行和商铺。行人稀少。

眼镜男生捏住峤阳的下颌，强迫他对着路灯光扬起脸来："为什么一见我们就逃？啊？"

峤阳默不作声地扭转脸，想挣脱开那只炙热强悍的手。眼镜男生按住他的脖子，按得他躬下身去，随后挺起右腿用膝盖狠狠撞击了峤阳的小腹。峤阳痛得佝偻成一团。

一行人走过他们身边，疑惑地望着这群少年。眼镜男生理科勾住峤阳的脖子，笑着轻轻拍抚他的脑袋，其他男生也换上平和的表情，大声笑闹。陌生的路人远去了。

掉转脸来，又是那种得意观望笼中猎物的残忍表情。

“为什么咬这样对我？我，我甚至都不认识你们……为什么？” 峤阳绝望地喊道。

眼镜男生摘下眼镜，微笑道：“你不认识我么？8 个月前的新雅芭蕾舞比赛青少年组中，你不是拿了冠军吗？凭什么我才第二名？评委里有你的导师。你这不男不女的怪胎，长了一张这么漂亮的脸，又有这样古怪的身体……你，和导师睡过觉吧？”

峤阳愤怒道说不出话来。只有这样肮脏的人，才会有这样肮脏的想法。

“走，冠军。我们再去上次那个地方。再好好欣赏你精彩的表演。跳芭蕾舞，或者再地上滚。”

【拾捌】甘愿

四个男生押着峤阳，沿着河滩边的潮湿的草地向荒废的烂尾楼走去。

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从青石砖桥上经过，正是刚送完微澜回家的盛耀。他看到了桥下河滩边五个迎面走来的男孩。盛耀停下车，站在桥头大喊道：“峤阳！是你吗？！”

“盛耀？……” 峤阳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在凛冽大风中呼喊的少年。

眼镜男生用某个硬物捅了捅他的脊背，低声威胁道：“好啊！你敢叫他下来，我们就两个一起揍！你信不信？我身上可带着刀！”

峤阳咽了口气，迟疑艰难地开腔道："……盛耀，我和朋友去网吧……你快回家吧！"

"朋友？什么朋友？"盛耀紧紧皱着眉头。他把车停靠在桥栏边，快步走下河滩来，以怀疑的目光瞪视着那四个人高马大的男生。

"你快走吧！……"峤阳的声调里已经带有明显的哭腔。

此刻，再没有人可以让盛耀移动半步。

微澜正在洗碗，丁葵打电话来。"我想见你！能出来吗？"丁葵语调里有掩饰不住的激情。

"恐怕不行啊，我今天回家晚了，爸妈都盯着我哪！"微澜小声说，随即掩上自己卧房的门。客厅里父亲正在看 TVB 的电视剧《方世玉和乾隆皇》，母亲在缝补衣服。

"他今天说他爱我了。杜尚，他对我说'我爱你'了！"丁葵在电话里又是笑又是哭。

微澜大吃一惊，头脑陷入了混乱，一时间众念纷杂，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小半为她高兴，一大半隐隐为她担心："可是……怎么回事？你向杜老师表白了》！可是……"

"微澜，微澜！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相爱……那种感觉，就好像在空中飞行，天使萦绕

在四周，星星明亮低垂。我分辨不出自己和他的区别。他好像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微澜冷静地打断了丁葵醉呓般的独白：“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丁葵镇定而坦诚地承认：“我们做了。”

微澜气得发抖，跌坐在床上：“你发疯了吗？！臭丫头！你才多大？！他能给你将来吗？你有用脑子想过吗？！喜欢归喜欢，你怎么能这样随便地就把自己给出出呢？！”

“澜，不要骂我啦。”丁葵楚楚可怜地哀求道，“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人，你不明白那种感情！”

盛耀的面容再度浮现在微澜眼前，好像浮出海面的一轮明月，照耀无边苍穹和寂寞大海。黑暗之中只有他有光，让人满心向往。微澜深深叹了口气。

——爱情如果可以让冷漠的她撕破伪装，那爱情也必然可以让热情似火的丁葵甘愿粉身碎骨。

——不及后果和代价地付出，哪怕遍体鳞伤。

“求求你们不要打他了！”峤阳哭叫着冲上去抱住眼镜男生的腰，被人从旁侧一脚踢开，摔出去滚倒在鹅卵石上，后背浸到冷凉的河水里。在他眼前，四个男生正对盛耀猛烈地拳打

脚踢。

盛耀脸上、胸前都是血。他在倒下去的时候偷偷从背后地上抓起一块碎石，当眼镜男生再次揪着他的衣襟把他提起来时，盛耀用尽全力把石块砸向眼镜男生的脸。眼镜飞出去落地，碎裂了。

另两个男生立刻给了盛耀更沉重的两拳，随后握住他的臂膀把他架起来。

“臭小子，很能打啊……”眼镜男生吃痛地抚摸着自己流血的面颊，忿恨地捡起石块，朝盛耀的腹部猛击。一下，又一下。盛耀嘴角喷出血，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求求你们……不要打他了……”峤阳爬行到眼镜男生身后，抓着他的裤脚，“你们不是要看我跳芭蕾舞吗？我跳，我跳给你们看！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他了……”

朔月清冷的光洒落在黝黑的河面上。

15 岁的峤阳浑身赤裸，舒展开洁白的躯体，饱含屈辱地在河滩上舞动。

王子为寻找他失踪的天鹅公主，深入魔王的巢穴。魔王化身黑天鹅，引诱王子和他翩翩起舞。天鹅公主以为王子背叛了她，痛苦地在湖上死去。阴暗的巢穴里，王子的舞姿不知不觉间充满了哀恸之情。

峤阳一直跳到腿抽筋，跌倒在河水里。

那四个男生吹着口哨扬长而去。临走还往倒在地上的盛耀的肚子上踹了一脚。

浑身湿透的峤阳一点点爬行到盛耀身边，泪流满面。他摇晃着盛耀的肩膀，嘶哑地呼喊他的名字："盛耀，盛耀……不要死……千万不要死啊。盛耀……"

少年的呼吸细不可闻，过了好久，他用极其细微的声音模糊地说："……不要，告诉微澜……"

"什么？你说什么？"峤阳把耳朵贴近盛耀的嘴唇。

"不要告诉微澜……我答应她的事，没有……做到……"

【拾玖】眼泪

盛耀请假了。微澜一整天都坐立不安，"担心"两个字已经明晃晃地写在额头上。些无放学的时候，丁葵拉起她的手，耳语道："走，我弄到他家的地址了，我们去看他。"

盛耀家在星照路末头的一处老式民居。

盛耀妈妈打量着眼前两个女孩。后面那个斯文秀气的女孩低头不语，前面染发吊儿郎当的女孩笑嘻嘻地道：“阿姨，我们是盛耀的同班同学。他今天请假没来，老师让我们把上课笔记给他送来。”

“那谢谢你们了啊。这孩子，也不知怎么的，骑自行车摔了……”

进入房间，看到盛耀第一眼，微澜的眼泪唰一下地玖挂下来了。盛耀平躺在床上，眼窝、嘴角都是淤青。他正在昏睡，满额头都是汗珠。

她扑到床边跪在地上，捂住自己的嘴，压抑地低声哭起来。丁葵震惊地眨着眼，站在门边动弹不得。

盛耀醒了。他微微睁开肿胀的眼，发现了床边哭泣的女孩。四目相投，微澜眼眶中的泪水犹如泉涌。盛耀努力微笑了一下，抬起虚弱的手，牵起她的发丝：“……别哭啊，我没事……”

微澜的眼泪怎样也止不住，伸出手握住盛耀的手，把他冰凉的掌心按到自己发烫的面颊上，哽咽道：“昨天晚上送我回家时还好好的，怎么玖摔了……”

“怎么回事？”一边按捺不住的丁葵直截了当地问，“我进门时看见你们家院子里的自行车了，车好好的，你怎么伤成这样？！”

“……我，我滚下河滩了……”盛耀低声回答，随即捂着腹部皱紧眉头，剧烈咳嗽起来。

丁葵大步走到窗前，掀开盛耀盖的薄被，撩开他的白棉 T 恤。

整个胸腹部的皮肤下都是大块大块的淤血，皮下组织的出血点清晰可见。手臂。脖颈处都有被掐被抓的伤痕。右手上缠着绷带。

“只是摔倒会伤成这样？！会有抓痕？！”丁葵不信地嚷嚷。

微澜颤抖地问：“……和峤阳有关……是吧？他今天没来学校……”微澜擦去眼泪，缓慢清晰地说道：“盛耀，你对我说实话！你如果欺骗我，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和你说一句话！”

盛耀叹了口气。抬起下巴掷了之床边的写字桌。丁葵走过去，从桌上拿起一张皱巴巴、沾染着血迹的学生证：“江华高中三年级四班……仇同？”

“还有另外三个人。这帮畜生欺人太甚。”盛耀的严重冒出愤怒的火光。

丁葵走出门外，从书包里抽搐摩托罗拉手机，犹豫了一下，拨通了一个号码：“……小龙哥吗？我是小葵……呵呵，最近有点忙啦……少来，你哪有那么想我？现在小妹有件事想麻烦你，就看你这回是把我放在心上还是放在肺上了……有几个臭男人欺负我……对，四个。江华高中三年级四班，一个叫仇同，另外三个姓名不清楚……对，请帮我教训他们一下……程度？就照非礼我的程度来教训好了！小龙哥，请另外告诉他们一句话：如果再敢碰市三初

中的任何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和你的弟兄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拗断他们的臭手臭脚！”

【廿】纯爱

多年之后，回忆起自己在电话里宛如黑帮老大的悍然口吻，丁葵还是会忍不住发笑。

那时的丁葵对峤阳尚无好感，觉得他只是个沉默而懦弱的孩子。在过去近三年的同窗生涯中，这两个人并没有多少交集。丁葵和盛耀不同，她对任何弱小的人都没有好感。因为她活得痕艰苦，生命中充满了疼痛。她从不同情自己，那么也不会同情其他人。

班级里几乎所有的女生都讨厌她，疏离她。只有滕微澜对她和颜悦色。她拜托小龙教训仇同仅仅是为了替微澜复仇。她无法忍受微澜伤痛欲绝的表情。

但丁葵一直不知道，在刚开始的两年里，微澜的态度纯粹是由性格决定。在温和的表象下，埋藏的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不真心交往的冷漠。只到初三下半年，微澜的冷漠才逐渐被阳光般和煦温暖的盛耀和炽热如火的丁葵所打破。

丁葵、峤阳、盛耀、微澜。

这四个少年情感交织、彼此影响，互相在对方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即使相隔十年，峤阳以现代舞顶尖舞者的身份上电视综艺节目，接受作为王牌主持人的丁葵的访问，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神都舒软得如同家人，毫无陌生之感。仿佛那十年的光阴根本不存在。时空没有发生断裂。一切都想是在昨天。色彩、气味、温度、旋律……一切都清晰新鲜。因为他们深深记得那种烙刻在心底的感觉。——疼痛。

——他们有过疼痛，但他们超越了疼痛。

这种超越的过程靠独自一人是难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微妙感情很难用文字来描摹。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写到这里也感觉笔拙，该怎样来告诉你呢？

你瞧，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遗忘很多东西，会丢失、或者覆盖很多东西。但忽然有一天，听到一段悠扬的音乐、闻到一阵清新的花香，秘密的记忆之门就突然被开启，从里面涌出的光瞬息包裹了躯体，于是我们全部都记起来了。它透明的形状令人为之神迷。

——那是年少时的纯爱。

——但在爱发生之前，10 年前，峤阳对丁葵的感觉时排斥，丁葵对峤阳的感觉时敌意。

【廿壹】 兄弟

这天是周末，放学后的课室里，学生潮水样散去。

峤阳还埋头在座位上写完最后一道数学题。他刻意将自己留得晚些，是为了避开热闹的人群。

脚步移动，阳光被遮挡住了。有人站在课桌前。峤阳慢慢仰起脸，发现是同班的女生，不良少女丁葵。

丁葵居高临下，冷冷地注视着一脸迷惑不解的骄阳，淡淡道："晚上九点，在光华路奇诺酒吧等我。"

峤阳充满警戒意味地摇头："不行，我晚上不方便出门……"

丁葵打断他的话，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必须来。我找不到其他人可以陪我。"

夜晚 9 点，化着颓靡烟熏妆的少女丁葵推开奇诺酒吧的大门，鼎沸声浪扑面而来，空气中有烟草、酒精、荷尔蒙混合而成的混浊气味。丁葵踩着音乐节拍走过拥挤的舞池，撩开水晶珠帘，来到摆放着紫红色沙发的休息区。

七八个身穿黑色、蓝紫色紧身 T 恤衫、黑皮裤，佩戴着十字架顶链、耳钉鼻环的青少年正举着啤酒碰杯大笑。坐在中间的一个青年男子有一张瘦削英俊的脸和鹰鹫般锐利的目光。

他推开身旁一个男孩，拍了拍空出来的沙发："来。坐哥哥身边。"

丁葵绕过茶几坐下，给他喝空的杯子里倒满啤酒："小龙哥，谢谢你这么照顾我。我敬你一杯。"

"光敬我？你自己也喝啊。"小龙扬起眉毛。

丁葵失望地看了看门口。看来今晚峤阳是不会来了。她不能让微澜陪同来，一则担心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二则不想让微澜感觉欠她人情。惨了，今天要喝趴下里。

"各位哥哥，为什么你们都是清一色和尚出巡啊？女朋友们呢？"

一个长相最俏皮的男孩吐了吐舌头道："你可是我们未来的大嫂，大哥不许我们带女朋友，

他就是要你成为我们中间最夺目的一朵奇葩呢！馋死我们这堆和尚！”众男孩哗然大笑起来。小龙也跟着笑。

初番榨的啤酒味道很清香很冰，丁葵脸蛋上很快升起红晕。她也原形毕露了。有人递上一支点燃的烟，她笑嘻嘻地接过抽起来。小龙却劈手摘下了烟，喝骂那个给丁葵烟的男孩：“好了，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跳舞吧！我要和小葵说说话！”众男孩吹着口哨嘘声一路笑闹起身离开。沙发上只剩下丁葵和小龙两人。

丁葵局促不安地道：“小龙哥，上次的事很感谢……”

“不用提！你打电话给我我就很高兴。”小龙转头凝望丁葵，两人视线一碰，他就赶紧移开目光，装作倒酒：“你还好吧？……”

小龙对自己的感情丁葵心里十分明白，以前保持暧昧不清的感觉很让人兴奋，而且可以受到更多关照。眼下丁葵不想再隐瞒。“对不起，小龙哥。我有男朋友了。”丁葵小声说，“我非常非常爱他！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小龙大吼一声，把一个易拉罐捏得扭曲变形，啤酒流淌满地。

他把丁葵从沙发上拖起来，捉牢她两个肩膀，红着眼睛厉声喝问：“是谁？！”

丁葵紧张地闭起眼，微微侧过脸左脸，已悲壮的姿态叫道：“对不起，我利用了你对我的情感，我错了，如果可以让你出气的话就请打我吧！”

小龙静默了很久，用冰冷的声音道：“……那个混蛋。如果他对你不好，我打爆他头！”

——小龙，真像是我的兄弟。亲兄弟。

——可是，对不起，我爱的人是杜尚。

【廿贰】禁爱

峤阳那小子没有来。丁葵恨恨地想，原先指望他能来帮自己挡几杯酒的。话说起来，这事也是因他而起。午夜一点，丁葵和小龙一群人走出酒吧，丁葵赫然发现门口边的花坛边坐着一个少年。峤阳。他是等到父母都睡下，才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的。到了奇诺酒吧门口，他没有进入，只是隔着玻璃一直看着丁葵，看她有没有事。丁葵笑着捶了峤阳一拳。

回去出租车里，沉默很久的峤阳轻轻问了丁葵一个问题："——盛耀和微澜，是一对儿吗？"

丁葵皱眉道："问这干吗？莫非你喜欢微澜？"

峤阳垂下头没有回答。

大片清凉的风从车窗涌入。午夜出租车在路灯光投射的一个接连一个的昏黄光晕中飞驰前行。峤阳闭上眼，感受剧烈大风。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强烈的影像。

——荒凉的河滩上，身穿白衣的盛耀握紧拳头朝欺负峤阳的人狠狠挥去。

——哪怕对方有四个人，年长体壮。

——他倒在地上的时候还在对峤阳呼喊："你快走！"

泪水滑落下面庞，心里充盈着巨大的暖流，无处奔腾，直至沸腾，胸腔里堵得难受。因为不能。

——不能爱。

丁葵心中的怀疑乌云般迅速扩大。她推搡着峤阳把他按在座位一隅，提高声音问："你喜欢的是盛耀？！就凭你？！我警告你！盛耀喜欢的是微澜！微澜也喜欢盛耀！如果你敢做任何对微澜不利的事情，让他们不开心，我非废了你不可！"

峤阳发出尖锐的喊叫："司机停车！让我下车！"

司机惊叫地道："开什么玩笑小朋友，这里是高架！"

“让我下车！——”峤阳拨开安全锁推开车门。吓得司机赶紧在紧急停车带上刹住车。

峤阳跳下出租，头也不回地朝前步行而去。丁葵望着他的背影过了很久，才吩咐司机继续开车。后来她告诉峤阳说：就在那一刻，我原本一向轻视的懦弱的你，让我感受到比我自身更为强烈的天真和暴烈。那正是我最喜欢的两种特质。但是，那时我对你还是充满敌意。因为你不可以喜欢盛耀。

——绝对不可以。

——峤阳知道。所以他才痛苦不堪，肝肠寸断。

【廿叁】 逼宫

收视率颇高的八点档综艺节目《橙色狂想》摄制现场。明亮的舞台中央，节目嘉宾峤阳、主持人丁葵和 4 名台下观众一同参与游戏——真心话和大冒险。

按动按钮，转盘飞盘旋转起来。最终指针指向峤阳和丁葵两人中间。提问者是带着厚眼镜片的女孩，不依不饶地道：“那就同时问候两位姐姐吧！你们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

峤阳和丁葵不约而同地道：“真心话！”

“那好！”女孩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狡黠地笑道，“我想问两位美女姐姐，男生喜欢你们不是稀罕事儿了，那你有没有喜欢过女孩呢？”

也许和那同人女姑娘想刺探的“喜欢”涵义并不相同，但她俩脑海里都同时浮现出同一个人的名字：滕微澜。是的，就是这张初中时代老师同学一贯认定的乖乖牌，在温柔美雅的外表下，却蕴藏着异常冷静的决心和某种野生植物辛辣不羁的力量，让峤阳和丁葵难以忘怀。

——在“初中生指使流氓殴打高中生”的惊人事件中，乖乖牌滕微澜攻了出入意料的漂亮一招。

1997 年的 6 月携带着雷暴雨天气拥蜂而至。那一天，炸雷过后暴雨如注，校园操场成了一片泽国。

上午第二堂是英语课，杜尚正在给学生复习时态的运用，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教导主任唰地推开教室门，神情严肃地朝杜尚道：“对不起杜老师，校长急着找二班的一个同学。叫丁葵的！”

丁葵推开课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拖着吊儿郎当的步伐，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地跟了出去。微澜和盛耀紧张地交换目光。杜尚的脸色已经完全发白了，捏着粉笔的手指不停发抖。

丁葵跟随教导主任进入校长室，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四个陌生妈的男孩，个子高大，但都鼻青脸肿，手臂上缠满绷带。还有七八个中年男女，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四个男孩一副烦躁不安，无可奈何的表情，而那些中年男女则气势汹汹、怒不可遏。

丁葵刚一进门，一个烫着卷发的阿姨就扑过来扯住她的衣领：“你就是丁葵对不对？儿子来认人！到底见没见过她？！”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孩迅疾地摇了摇头：“唉妈，算了，我不认识她的。”

但丁葵看过这男孩的照片，仇同。她一下子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小龙带着人去教训了仇同，也许有人不小心说了一句“是代市三初中的丁葵来教训你们的”之类的蠢话。就算仇同他们心里有鬼不敢找麻烦，但泼蛮的父母那里却是不容易交代的。四个被揍男生的家长，联合一气来学校逼宫了。

“小姑娘，你为什么要指使流氓殴打我们的儿子？非得说清楚不可！”

“医药费、补养费、我们八个家长的误工费……少一分都不行！”

“不光是赔偿这么简单，她是一个初中生，小小年纪就和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混在一起，群殴青少年，这是违法事件！我们要报警！让她们把那些流氓阿飞名字都供出来！一起送进少教所吃牢饭！”

校长已经汗流浃背，因为他素来听闻丁葵放浪形骸的作风，发生这种事情简直是必然的。连累到学校的名誉，看来今年的文明学校招牌要砸掉了……之前的饭局，陪酒全部都白辛苦了……想到这里，他对丁葵也产生了极度的厌恶：“这样的学生，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丁葵冷冷扫视做贼心虚的男生和那些根本不知道儿子劣迹的愤怒，良久，她才挤出一句话：

“我的兄弟都是最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你们的儿子才是流氓！揍得就是他们！”

闻听此言，家长堆里炸了窝，卷发妇女大喊起来：“我儿子都不认识你！你打了人还要污蔑人！报警！现在就报警！让警举察来处理这事！学校是没法管了！妈的你这个小婊子！”

【廿肆】 反击

突然有人敲了敲校长的门，一把轻柔的声音十分礼貌地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一个眉目清秀衣着朴素的马尾辫女孩微笑着推门进来。校长认识她。学校升旗手和礼仪队队长滕微澜，如果不是学习成绩一般，早就评上三好学生了。她明亮耀眼的微笑似乎让剑拔弩张的气氛也稍微缓解一下。校长道：“滕微澜，有事吗？现在不方便……”

“我正要来谈此事。”微澜波澜不惊地道，“我是来指认猥亵罪犯人的。”

校长和所有人，包括丁葵以及在门外倾听的峤阳、盛耀都大吃一惊。峤阳和盛耀想推门进去，微澜反手把门锁上了。

校长诧异地大张着嘴：“滕微澜……你说什么？！怎么回事？猥亵？！”

微澜迈着均匀的步伐，走到四个男生的面前，淡淡地道：“你们的父母不知道，你们该不会不记得一周前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吧？——在河滩边上，你们逼迫一个 15 岁的初中生脱光衣服跳舞！”

四个男生鱼一样张合着嘴，想反驳却又不敢开口。他们的父母也惊疑不定。校长咽了口唾沫，颤微微地问道：“滕微澜……他们逼迫谁……脱光衣服跳舞？”他把目光投向丁葵，心想这样招蜂引蝶的不良少女，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咎由自取。

“我！”微澜的声音不高，却震得所有人鸦雀无声。

“那一晚，他们四个 18 岁的高中男生，对我一个 15 岁未成年的女孩施尽暴力逼迫！他们说，如果我不脱衣服、不跳舞，就要用烟头烫我！我害怕极了，只能按他们说的去做……我跌倒在冷冷的河水里，他们就得意地大笑！”微澜的泪水从眼眶中奔涌而出。她想象峤阳身上一连串触目惊心的烟疤，她想起盛耀咽喉、胸口、肚腹上令人不忍卒睹的被拳击脚踢出来的无数瘀伤……愤怒灼伤了她的胸膛。微澜哭着转向校长：“我羞于告诉父母老师，又忍不下这口气，所以请丁葵帮我找人讨回公道！”

丁葵紧紧握住微澜震颤着的手，轻轻拍抚她的脊背。

丁葵无论说什么，校长都不会信。但好孩子滕微澜的话，却是决然不会有假的。

微澜转身逼近卷发的中年妇女：“阿姨，如果您也有个女儿的话，您会忍心看这样被人猥亵吗？您不信可以问问您的宝贝儿子。我压根不认识他们，只是在路上偶然撞到，他们就这样欺负我！他们才 18 岁，将来还会变成什么样？您是怎么教育儿子的？他们的学生证失落在河滩上被我捡回去。我发誓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是我指使人揍了他们。我的确是以暴制暴！要报警，好啊，可以！我滕微澜奉陪到底。我们一起去警举察局说说清楚，猥亵少年少女会怎么定罪！”

滕微澜故意在“少女”前面加上了“少年”两个字。家长和校长都以为她是口误，只有那四

个男生知道不是。他们无法解释，说出真相也许更糟糕。

卷发妇女哑口无言，转头一看儿子正耷拉着脑袋恐惧地抖动双腿。她扑过去叫骂推搡自己的儿子："你这个不成器的小棺材呀！你闯祸了呀！你要死啊你！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微澜冷眼旁观他们的表演，走到校长桌旁提起电话筒："我现在就报警。"

七八个家长一起冲过来按住她的手："小妹妹不要，千万不要！求求你了……"

【廿伍】 喜爱

暴雨过后，阳光重新普照大地，晴朗天空中出现难得一见的绚丽彩虹。经受过雨水洗礼，树叶花草晶莹透亮，整个校园干干净净，充满了鲜香的泥土气息。

教学楼楼顶的天台上，盛耀和微澜依靠着栏杆眺望操场上打球玩闹的同学。

"你为什么一肩承担？"盛耀爱怜地望着微澜，"为什么不让我和峤阳出来解释？"

微澜将飘逸的发丝绾到耳勺后："这种事传的飞快，峤阳已经不能再承受嘲讽和冷遇了。你又伤成那样……我必须站出来。"

盛耀凝望着蔚蓝的侧面："今天的你和平时很不相同。"

"怎么不同？很泼辣？很跋扈哦？你讨厌我了吗？"

"不，我喜欢你。你很酷。"

说完这句话，两个人的脸都在刹那间变得通红，仿佛天边赤彤彤的火烧云。楼下的音乐房里传出钢琴动听的弹奏声，正好为此时的静默作了美丽流畅的补白。

过了一会儿，盛耀又小声而坚定地补充了一句："不管你变成怎样，我永远都喜欢你。"

—20 岁以前，我们总是搞不清楚喜欢和爱的区别。

—喜欢最终会变成爱吗？很多的喜欢堆积起来，就是爱吧？

—比如从喜欢他/她走路的姿势、喜欢他/她说话的腔调、喜欢他/她某个很帅或很美的细节笑动作开始……直到喜欢他/她 90%甚至 100%的时候，砰的一声，心底里发生惊醒和簇动，宇宙突然有了光。不敢直视他/她的眼睛，但目光总是追随他/她的身影，总是期盼着他/她来和自己说话，临到头却又紧张得不知所措，一天看不到就会牵肠挂肚……

—那，就是爱吧。

丁葵沉陷在爱河中。她要求杜尚在晚上带她去游乐场坐摩天轮。

夜晚的游乐场，灯火通明。白天暴雨遗留给大地的无数水洼反射着粼粼波光。游人稀少。一些大孩子在玩旋转木马。杜尚买了票，和丁葵一起登上铁皮包厢。巨大的摩天轮在齿轮的咬合推动下慢慢旋转，丁葵和杜尚不断升高。

丁葵透过玻璃窗眺望着夜幕笼罩下的城举市，笑闹得像个儿童。她一会儿抱着杜尚的脖子亲他的耳垂，一会儿靠在杜尚的怀里长童谣，开玩笑地称呼他为“爸爸”。而杜尚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杜尚摸着她的头发，沉声道：“心理学上说，女孩都有恋父情结。确实是这样吧？”

丁葵嗖地坐起身来，像只猫咪一样瞪着圆溜溜的黑眼睛看着杜尚：“我不是！我讨厌我爸爸！我只爱你。你是我的情人，我的爱人！”她拉开包厢旁侧小扇的窗，迎着高空凛冽的大风，对着无边夜空和广袤大地纵情大喊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我，丁葵，爱杜尚！永远永远爱杜尚！”

杜尚苦笑着把丁葵从窗口处拉回自己怀里：“傻瓜。古诗词倒掌握得挺好……”

【廿陆】女友

夜晚九点，杜尚送丁葵回家。两人并肩走在种满法国梧桐的幽静小路上。丁葵勾着杜尚的胳

膊，把脑袋靠在他肩头懒洋洋地走。

街对面，一个穿着黑色轻薄套裙装的年轻白领女子在夜色下独行。高跟鞋在青石板路面上敲击出清脆足音。她不经意间看到了杜尚和丁葵。那女子站定脚步，静静地观望了他们的背影一会儿，迈开步子朝他们追赶而来。

“杜尚！”

杜尚旋转身，看到眼前女子熟悉无比的脸，他只感到一阵晕眩，吃惊得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露，露娜？！……你，你在这里干吗？……”

露娜冷冷的目光在杜尚和丁葵两人的脸上、快速松开的手上扫射：“应该我问你，你在这里干吗？！”

丁葵牵着杜尚的衣袖，躲到他背后。杜尚赶紧挣脱脱开她的小手，牵动嘴角对露娜勉强地笑道：“我？哈哈，刚帮这孩子补习完英语，送她回家。”

女子和女孩都以疑惑的眼光注视着慌张的他。杜尚结结巴巴地补充道：“她是我班级里的学生。真的！快要中考了，我最近一个一个盯着学生帮他们复习功课呢。”

就算杀了杜尚的头也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露娜提出去烧烤店吃宵夜。杜尚紧张地否决，说丁葵明天还要上课，没想到丁葵却嚷嚷着肚子正饿，如果这位姐姐请客她很愿意前往。而且她刚好知道一家味道很好的烧烤店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小而干净的烧烤店，弥漫着肉类的焦香，零星两三张桌上有几对客人。靠墙的位子，女子和女孩一先以后面对面落座。杜尚踌躇了一下，拉开椅子坐在第三边。露娜和丁葵两人毫不客气地自管自点了许多里脊，牛羊肉，螺片，年糕和鸡翅。杜尚只叫了啤酒。三个人各怀心事。

露娜开腔道：“杜尚，你怎么不向你的学生介绍我呢？都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杜尚硬着头皮开口：“丁葵，这位是张露娜，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非常能干的女强人。”

露娜笑道：“有没有漏掉最重要的一条？……”

杜尚额头上的汗已经挂下来了。露娜不动声色地从小挎包里抽出餐巾纸，替杜尚擦汗，一边不疾不徐地笑着说："最重要的一条是，我是你们杜老师的女朋友哦。初次见面，你好！"

丁葵的脸色在瞬间变了。

杜尚接过露娜手里的餐巾纸，用埋怨的口气责怪她道："干吗和小孩子说这些啊！真是！"

这一定是杜尚有生以来吃过最难熬的一顿宵夜。

肉串在炭火上被烤的吱吱响，油滴落在碳上升腾起滚滚青烟。

露娜充分发挥出律师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叙述起大学时代杜尚追求她的种种事迹。杜尚每天提早起床，去食堂排队买露娜最喜欢吃的锅贴；每天开大课，杜尚就去抢好靠近墙角的位置，只是为了跟露娜多说会悄悄话；杜尚帮她抄写笔记、替她的毕业论文查资料，自己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丁葵漠然地盯着自己面前沾满了孜然粉的羊肉串，垂在桌子下的手死死地捏着椅子的边缘，手指关节已经变成白色。

对面这个漂亮的长卷发的姐姐还在不停地说啊，说啊……她果真是好口才，把所有的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生动地阐述了她和杜尚两人的关系——她好像是尊贵无比的女王，而杜尚则是为了她甘愿牺牲一切的忠贞骑士，从每一个细胞里都散发出爱她宠她的能量。

杜尚几次想插嘴打断露娜，但露娜横过来冰冷如剑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

"小妹妹，你可不要小看你的老师哦，他虽然对我迷恋得无以复加，但也曾经差点出轨。是在毕业的前夕，对吧，杜尚，有一个低年级的学妹向你表白，你啊，有时候就是拒绝不了这种自己主动倒贴上来的贱女人！"

丁葵面色惨白地站起身来，颤抖着说了一句："杜……老师，我困了，我回家了。"她抓起书包，飞也似的转身，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店门。空中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雷鸣，仿佛夜幕都要被劈开似的。说来就来的汛期暴风雨又开始肆虐了。飓风夹杂着大颗雨滴从天而降。

杜尚想追出去，露娜拽住他的手：“别走！你已经有好久没陪我了……”

杜尚充满了怒气，但他的心已经软了。他一脚踢倒一张椅子，对露娜吼道：“你为什么要在我学生面前说那么多奇怪的话？！你这抽的哪门子疯啊？！”

露娜充满讥讽地半眯起眼睛：“她——果真只是你的学生吗？”

【廿柒】暴雨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暴雨。天地间白茫茫地连成一片，很多树枝树叶被冲刷吹打得坠落到地，漂浮在水面上。丁葵甚至发现了一只死去的麻雀，卡在马路边的下水道口，急流不断从它身边经过，汩汩地流进黑暗的洞穴。

丁葵蹲下身，盯着那只死去的麻雀望了很久。

后来她终于直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在暴风雨中继续独自前行。浑身都淋得湿透。深夜的街上、灯光暗淡凄迷，女孩的跑鞋里灌满了水，沉重得令她举不动步子。

她的嘴唇哆嗦，脸上满是雨水。离得太远，实在看不清楚，她有没有哭。

书包里的摩托罗拉手机响了很多次，都被她一一摁掉。最终，她终于接起了一个电话。杜尚打来的。“宝贝你在哪里？我都快要急疯了。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你在哪里我马上来接你！”

丁葵惨然地笑着，雨水顺着面颊流进她的嘴，带着苦涩的意味：“……杜老师……你也觉得，我是个倒贴上来的贱女人吗？” 杜尚在街边某个公用电话亭下，用拳头砸着自己的额头，眼眶里蓄满泪水：“当然不是！我爱你！我爱你……你明明知道的……” “那为什么……你为她做过那么多事。如果你不爱她，会这样做吗？……你眼睁睁看着她在那里炫耀、听她羞辱我……你却不敢反驳她。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你有女朋友！——微澜，微澜，你说对

了，我是自找苦吃，你哪里会给我什么将来……”丁葵笑着呓语。她在雨中伸展开臂膀，仰脸看着蓝色闪电划破滚滚乌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可是上邪，君爱非我呀……”

电话里，杜尚异常紧张地追问：“微澜？你说滕微澜？她知道什么？”

丁葵已经挂掉电话。听筒里传来一长串忙音。

【廿捌】杜尚

1997 年夏初 6 月，我 24 岁半，我的名字杜尚。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家华美而破败的的电影院里，观看一场午夜电影。那些带着高高靠背的椅子上覆盖着紫红色天鹅绒，非常陈旧而污秽，绵延在银幕下方的视线里，好像家乡种满高梁的红色土地，盛放着土地本身无耻的欲望……

整个电影院空无一人。甚至我也不在那里。

没有舞台，没有观众，没有电影，没有故事。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激烈燃烧后剩余的濒死灰烬。

——我们一起进入了杜尚的梦境。他坐在影院中央，好像红海海面上以为孤独的国王。他在看午夜场电影，那是关于他的电影。

——但他不知道。他在哭。泪流满面。

银幕上放映的电影是黑白胶片，无声无息的默片。一个孩子在高粱地里疯跑，他追逐从指逢间遗落下的太阳光芒。陕北高坡剧烈的阳光和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孕育着全世界最好的红高粱，它们颗粒饱满，茎杆粗壮。孩子跌倒在高粱地里，怀里滑落出他从老爹炕头偷出来的酒。

最好的高粱酿制出的性烈如火的酒。从咽喉倒下去，好像一条炽热的火险，从舌间一直延烧到胃部。孩子在沉醉中睡去。高粱地上空，长日已尽。广袤星空下弥漫着蓝色寒雾，空气凝重得如同水波。

迷醉的孩子站在波涛滚滚的黄河边。这贫瘠的土地上一条咆哮的巨龙，它以雄壮无比的姿势奔向渤海湾，在那里汇聚入汪洋。孩子眼前出现的是森林和大海，以及一座飘浮在夜空中的浮舟般的城池。

那一年他才 7 岁。他不知道自己要前往何方，他不确定的未来。随时随地可以为酒醉去，张开双臂，扑向能带走一切的滔滔黄河，走向毁灭的激（百度）情让他为之神往。

我看到孩子闭上眼睛扑向黄河的那一刻，我哭了。他什么也没剩下。这酒醉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追逐的是什么。是指缝间的阳光？滔滔黄河水？高粱丰满的收成？还是繁华如梦却充满着完美罪行的城市……

１７年后的今天，我也一样无法确定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未来。是那尚未成年的女孩，洁白得如同鸽子一样的胸膛，披散的发，令人迷醉的眼睛，玲珑的锁骨？还是露娜精致美丽的面容，骄横专蛮的腔调，精密理性的思维？

我在矛盾心态的驱使下，尝试着向露娜提出了分手。因为我已染指丁葵，必须对她负责。而露娜，她一贯保持着圣洁女神的形象。可圣洁女神威胁说要去找丁葵的父母，协助他们起诉告我诱奸未成年少女，或者去学校把这丑闻张贴公布在学园每个角落，甚至厕所的每堵墙上。谈判陷入预料中的僵局。我告诉她说，丁葵和她不一样，她失去就真的两手空空。而对她，露娜，4 年来我付出了全部的心力，已经憔悴不堪。我希望她能够像抛弃我一样就此放手。

【廿玖】赌注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望出去看到的不同世界。在每

一个悲剧故事里，主人公都认为自己是可怜的被害者，正义永远站在自己这边，

上天最终一定会给出一个公道。

但他们通常不知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24 岁的露娜，从女皇的宝座上滚落下来，沦为路边沼泽里的一个弃妇。

她一开始以为，自己不那么在乎杜尚，她可以像扔一块破抹布那样把杜尚的影子从脑海里轻易地剔除出去。而时间仅仅过了一周，她就发现自己错了。

露娜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睡，咬着枕巾和被角。令她最难以忍受的是遭到背叛的愤怒，和落败于一个黄毛丫头之手的莫大耻辱。嫉妒愤慨的火焰和哀伤悲痛的寒流轮替着折磨她的心智。这一周来，杜尚没有打来一个电话。到第 7 天深夜 12 点时，露娜已经溃不成军，陷入绝望。

尽管如此，她还是非常聪明。露娜没有去杜尚的学校揭发此事，没有像一个泼妇一样去揪着那小狐狸精五颜六色的头发出气地扇她耳光。她冷静地推算过那样做的后果——那只会让杜尚横下心来投入狐狸精的怀抱——既然名誉全毁，也没什么可值得顾念的了。

向来百依百顺的男人早已背叛了自己，甚至还主动提出了分手，却又口口声声说

他还是爱她。露娜感到彻骨的寒冷，她不确定自己想怎么做。但有一条，张露娜

绝对不能败在一个小丫头手上。无论将来还要不要杜尚，眼下，一定要拆散他们

，不能让他们这么得意地苟且下去！

露娜决定兵行险招。她把赌注押在“弱者毕生”这一蛊上。后来的实施证明，她

这一宝，真是押对了。

【卅】怀孕

峤阳在初三毕业前夕，中考复习的间隙就开始独自跑医院。关于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他偷偷地让医生们会诊，来确定自己变性的可能性以及了解需要做哪些手术，包括心理治疗部分。

在那段时间里，峤阳把自己多年来积攒下的压岁钱花销殆尽。后来有医生的专家就免费为他作咨询和检查，在当时，变性是可以作为医学案例来事实的。

直到那些基因化验报告出来，知道偶然间从父母房间里找了自己出生时的基因检验报告和医生建议书，峤阳感到了深深的震痛和愤怒。他的染色体呈 46XX 型，也就是说，本质上为女

性。

医生曾建议父母考虑让峤阳通过矫正手术转为女性，虽然将来无法像正常女性那样怀孕生子，但结婚是没有问题的。而一脉单传的峤武航更希望有个儿子。

医院白色的长廊上，峤阳以 15 岁半的心智来承受这一事实。要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是绝对没有可能的。父亲曾说过他若要变为女孩，就宁可叫她去死。峤家丢不起这个脸。愤怒和焦灼据紧了心脏。

峤阳在走下楼梯时，在拐角处圆弧型的窗台前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女孩正好转过身来，头发照样时那样乱蓬蓬的，但脸上没有化妆，素白而绝望。丁葵。

丁葵匆匆点了一下头，没有说一句话扭头就走。峤阳来不及叫住她拣起遗落在楼梯上的一张化验单。那是张尿检单，明确显示她怀孕了。

【卅一】失信

事情充满了言情剧里的密谋和复杂，简而言之来说，张露娜策划了一次假自杀，成功扭转了败局。

杜尚赶到她家时，发现她把过往两人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贴在墙上，开着的电视里反反复复地播放着两人大学毕业旅游时摄制的录像。杜尚推开浴室的门，露娜正浸泡在浴缸里，头边

放着一瓶安眠药，她手里正握着一把锋利的刀片。她哭着说自己宁可去死也不要失去他。

一小时前，在露娜的闺中密友打电话给杜尚时，杜尚正在丁葵家小区的花园里告诉她他们分手的消息。露娜的密友仿佛得到神助，就在这关头打来电话，说露娜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不上班，也不接电话，担心她出什么事了。杜尚一下子懵了。他抱歉地拥抱了一下丁葵，焦急万分地飞奔出去。

当天晚上，杜尚在露娜家里，把她湿淋淋的身体擦干抱到床上时，丁葵正在酒吧里买醉。这一夜，杜尚没有离开露娜家。虽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丁葵对杜尚的信任已经崩溃了。

——这是非常有趣的经验。恋爱中的女性对情人时最为盲目而信任的，哪怕他说自己将来可能会统治地球，成为地球球主，女人也会发自肺腑地表示赞同。

——但同时，只要情人发生一点点令人猜测的和异性有关的迹象，女性就会彻底怀疑情人已经对自己不忠。她会成为全世界最苛刻最专横的法官，在情人将事实和盘托出之前，就已经裁定他有罪。因为在她看来，事实就是不忠的事实，解释就是掩饰。

——这就是爱情中常使人发疯的嫉妒心。

——而事实证明，男性的嫉妒心并不比女性弱。

杜尚是在光华路上的某间酒吧里找到丁葵的，他正要挤过人群向她走去，却发现坐在丁葵身

边一个打扮很酷的男人开始吻她。他是小龙。可他是谁，对杜尚来说已经是虚妄得无所谓了。

事情其实就是在那一刻形成定居的。也许在杜尚拥抱了丁葵转身向露娜家的方向赶去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在丁葵看来，那是一个诀别的姿势。在杜尚看来，在酒吧的沙发上，在人人都可以围观的情形下和一个男人无耻忘情地接吻，那样的丁葵，和一个娼妓无异。

他悄悄地退走了。

他没有看到，他出门的那一刹那，丁葵推开了小龙，扬起淌满泪的脸叫道："不要碰我！"小龙把她揽进怀里，他说要去杀掉杜尚。丁葵哭着说如果他敢碰杜尚一个手指头她就再也不和他说一句话。

小龙亲吻女孩的额头。吻，在肌肤之上，它果真催人泪下。

后来过了三周，丁葵找到杜尚告诉他说她有孩子的时候，杜尚沉默了很久，犹豫着问道："你确定时我的孩子吗？" 丁葵怔怔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笑着说："那一定不是你的。" 然后转身离去。

他们谁都没有看见对方的眼泪。于是事情就这样成了定局。

——所有后来我们经常听人说，分手，并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爱得还不够。

——没有爱到彼此不分的地步，没有爱到能驱逐所有怀疑和猜忌，爱到可以无坚不摧的地步。

——三角关系中，这样的爱情始终不会出现。因为那样的爱情不可能纯粹。始终有人在摇摆。

——所以说，在这关系形成之初就已经成了定局。

——或者说，在杜尚从小形成的，期盼让激情带走一切的性格之中，就已注定。

【卅贰】同窗

中考在炎热的仲夏结束。到公布考分还有一周的时间。学校都放了假。

午后的阳光晒得沥青马路都快要融化了，书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吵闹着。微澜咬着西瓜片，斜靠在沙发上将电视遥控器按得像发报机，做霹雳无敌“串台女王”。

她定不下心来看任何一台电视节目。因为一个小秘密。

她和盛耀填写了完全相同的三个志愿，首选是本区最好的重点高中永隆模范学校。盛耀的成绩在年级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按他一贯的表现，考上市重点是有 90%的把握的。而微澜向来的成绩却距离永隆的水准还有一定差距。

在盛耀的坚持下，他们采用了这样一个折中的方式，选择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学校。目的是再同窗三年。当说到"再同窗三年，甚至以后大学也一起读，再同窗四年，然后再……"盛耀充满激（百度）情地憧憬着，随后脸突然变得通红。同窗，听起来完全就是同床……微澜愣了一下，反应过来，笑骂他是白痴坏蛋。

盛耀父母这边是极力反对的，他们对儿子如此保守的表现十分不满，但拗不过儿子滔滔雄辩的说辞，譬如离家太远啦、竞争太激烈可能导致心理变态啦等等，让盛耀父母满怀恐惧终于让步。

微澜父母是九分高兴，一分担心微澜考不上。于是母亲买了大量补品力争在短时间内让脑细胞快速增长，处于长期来节俭的本性，微澜妈妈买了一些从包装看起来完全像是农药的东西，微澜来者不拒地都吞进肚里去。

放学后、休息日，微澜都在小公园、肯德基、麦当劳里接受盛耀的课外辅导。天气还不那么热时，他们就坐在街心花园的树荫下，气温逐渐升高了，他们就把阵地转移到有冷气的地方，买一杯最便宜的饮料，或者点一包小薯条，在色彩鲜艳灯光明亮的环境下摊开书本，咬着自动铅笔做习题。

微澜的父母稍微放松了管理，因为他们看到女儿的成绩确实在往上爬，有几次甚至进了全班前十名。他们欣慰地想：这小姑娘终于开窍了，她终于自己要起学业来了，而且事实证明她是可以做得优秀的。好罢，那么她要在学校或者同学家里复习功课，也就由她去吧。

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微澜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男孩考入同一所高中才这么发奋的，真不知会做何感想。

事情就是这样，中考也结束了。微澜每天都忐忑不安地在等待分数出来。她自己是完全没有感觉没有把握的了。考完每一场试后都要和同学们对一对答案，似乎有不少题目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万一没考上永隆，不也拖累盛耀跌了档次进入一个对他来说相对普通的学校了吗？

于是微澜就陷在沙发里长吁短叹，一边疯狂地串台。

【卅叁】守望

中考的成绩还没出来，峤阳匆匆地来找微澜了。

“丁葵？前天还打过电话，这两天没有。怎么啦？”微澜有些吃惊地看着跑得汗涔涔的峤阳。

三天前，峤阳鼓起勇气去国香牡丹苑，想把那张尿检通知单还给丁葵。最重要是他想问候一下丁葵，看她有没有事。丁葵看起来十分消瘦憔悴，眼睛下面围着乌青的黑眼圈。她独自一人在家，抽很多的烟。

峤阳掏出了单子，丁葵把它揉成一团扔出窗外，随后倒在客厅沙发上哭。

峤阳一动不动地望着她，他似乎也感到很难受。好像一对连体姐妹所感到的疼痛那样。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过了很久，丁葵抬起浮肿的脸，嘶哑着声音对峤阳说："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行！"峤阳就怕自己回答得还不够快。

"我想拿掉这个孩子，你陪我去医院好吗？我一个人，十分害怕……"

孩子在年轻母亲的子（百度）宫里日日夜夜长大，对世界一无所知。年轻母亲被所爱的男人视为娼妇，那么孩子的存在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成为不再具有生存意义的的一堆血肉，堕胎是最好的选择，理智的决定……决不能再去想。虽然还是那么微小的一个胚胎，但真的要拿掉它……原来，也是这么痛苦、难以忍受的事情……

峤阳和丁葵来到青空妇产科医院，经过了挂号，还要排着长队候诊。门口立了块牌子，写明"男士止步"。峤阳对丁葵说："我就在这里等你，我不会走。"望着丁葵转身，峤阳追上去又补充了一句："万一，医生要问是谁的孩子，要签字或证明什么的——我就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丁葵抬头望着峤阳，这面目轮廓清秀的少年，投来的目光温情而坚定。作为一个双性

人，他一生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他也有着巨大的烦恼，而此刻，他却把自己的痛苦丢到一边，而把全部的关注都集中到眼前女孩的身上，愿意扮演起一个完全无稽的角色——孩子的父亲。

——不，那不仅仅是扮演，那时全世界最美丽最勇敢的承担。

丁葵走进那些怀孕的妇女中间，开始流泪。

她哭峤阳的担当，哭她即将失去的孩子，哭那段刻骨铭心却让她失望透顶的爱情，哭不在身边的爱人，哭她的绝望。

峤阳没有问丁葵她究竟怀了谁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怎么说，知不知道她来堕胎。显而易见，如果他们感情还好，丁葵就不会一脸死相，也不会让峤阳来陪她堕胎了。而且，似乎丁葵最好的朋友微澜也不知道此事。如果她谁都不想告诉，那么问了只会让她陷入更深的痛苦。

所以，我们只能看着。后来，这个词语在 2003 年的非典时期被媒体大量运用——守望相助。我只能遥相守望，默默期待你走过痛苦。

大约两个小时候，丁葵出来了。峤阳护送她回家，一路上没有人说话。

【卅肆】失踪

今天峤阳又去国香牡丹苑看望丁葵，丁葵却已经不知所踪。

她父亲说她已经两天没在家里住了，手机也关机，鬼才知道她去了哪里，那丫头就像一只野生动物，没有人能管得住她，所以就随她去好了。

听到峤阳带来的这个消息，微澜第一个想到的是杜尚。莫非她去了杜尚家？她立刻拨通了杜老师的手机。微澜绝对是一个谨慎守则的人，但此刻，她无暇顾及那么多了。

电话接通，却是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找杜老师？他在休息，哦，我是他女朋友，过会让他回电给你，你是哪位？……" 微澜这边已经震惊地挂上了电话。杜尚有了新的女友？！那么丁葵她——

峤阳不自觉地低呼道："原来那个孩子是杜老师的……？！"

"孩子？你说什么孩子？！" 微澜吃惊地喊出声来，"他们有了孩子？！可杜尚又有了新女友？！"

"是，三天前我陪她去医院堕的胎！"

微澜和峤阳都想到了性烈如火的丁葵，她对爱情的强大执念和青春叛逆的偏激思想，遭受这无情打击之后，那支离破碎的家庭也不会提供任何庇护，这 15 岁的孩子，在这炎热的夏天，

能去哪里呢？她会不会去寻求一死？或者去找那些出来混的朋友报复杜尚？这孩子走在极度危险的边缘，像盲人行走在黑夜的悬崖边，脚下是万丈深壑。微澜和峤阳的心都剧烈地震跳起来。

“我来通知盛耀！我们三个人要分头去找她！一定要找到她！”

【卅伍】踪迹

学校、社区、同学家……微澜、盛耀和峤阳三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四处奔走，腿都跑得麻木失去知觉。哪里都找不到丁葵。她仿佛海底出现的一个小气泡，上升到水面后“啪”地爆裂开，然后消失不见。

微澜在学校化学实验室的窗台上发现了丁葵的手机，两天没有充电，已经无法启动。说明她曾经到过这里，可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她又为什么要来这里？但愿丁葵会告知一切，但愿这不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丁葵那些所谓“社会上的朋友”，微澜他们一个都不认识，也无从找起。

时间飞快流逝，转眼间炎热无比的白天过去，城市被千万盏灯光电亮，进入了躁动不安的夏夜。三个少年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天桥上，大口喘气。

“怎么办？她能去哪儿呢？”峤阳万分焦急地问道。

微澜咬着牙想了想，又朝天桥下奔去。峤阳和盛耀赶紧跟随她的脚步，一起跑到公用电话亭边。

“是杜老师吗？我是滕微澜……丁葵失踪了您知道吗？她也不在您那儿？……对，我们那里都找过了……”微澜急得快要哭出来了，“我们担心她会干什么傻事！您不知道，她三天前去医院堕了胎！”

杜尚握着话筒的手在不停颤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露娜冷冷斜睨着他。突然，杜尚的目光被电视屏幕所吸引。镜头里播放的是记者在地铁里报道高温期间客运正常的新闻。在女记者背后，远远坐在椅子上穿着橘红色 T 恤低垂着头的女孩，太像丁葵了！

杜尚丢掉电话，扑到电视机前，把音量调到最大。

“……刚才是本台记者小敏从地铁 1 号线彩虹广场站发回来的现场采访，谢谢你小敏……”

一个拍摄地铁进站的近镜头让杜尚看的十分清楚，那女孩就是丁葵！

杜尚拎起电话急促喊到：“微澜！快赶去地铁 1 号线彩虹广场站！我在电视里看见丁葵了！”

杜尚手忙脚乱地套上鞋子，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露娜用冰冷般的声音说：“杜尚。你想清楚了。如果你踏出这个门，今后就再也别来见我了。”

杜尚握着门把，望向她骄傲冷酷的侧面，犹豫了三秒钟，拉开门冲了出去。

【卅陆】救赎

丁葵把手安在自己腹部，她面色苍白而神情平静，蕴藏着深深的哀痛，好像沉没在海面之下的冰山。没有经历过这种哀痛的人看不出来。地铁站里人来人往。她已经在这里静芈（百度）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长椅上的她仿佛只是一具空壳。灵魂和思想都漂浮在其他地方。

13 岁看到杜尚的瞬间。阳光播洒在他柔软的头发上，呈现出飞鸟羽毛般毛茸茸的质地。在大街上冲过来摘掉她嘴角的烟。送她回家的春夜。他身上好闻的薄荷味道。他剧烈起伏时背脊矫健的形态。修长灵敏的手指。吻在胸膛上久久不褪散的暖和湿。他亲她闭起来的眼，一边说："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别人。好像可以为之而死的爱。"

但同样是这个人，充满着怀疑和不信，冷酷地问道："你确定是我的孩子吗？"

丁葵用力捏紧自己的膝盖，指甲陷入皮肉。而她的面容却丝毫不为所动。丁葵抬头望了望悬挂在廊柱上的电子时钟，红色的数字正闪烁着跳跃到 19：59 分。从扩音器里传出温柔但机械的女声："各位乘客请注意，开往莲庄的地铁马上就要进站，请乘客退到双线后，注意安全……"

丁葵站起身来，以鸟一般飞翔的步伐疾步跨越过了黄线，她跳下了站台。

——我爱你。杜尚。

——虽然那么不值得，但可耻的是我就算死都还爱着你！

微澜、盛耀和峤阳像三驾小飞机一样俯冲下地铁的楼梯。发现前方站台上已经混乱成一片。人们的尖叫声、喧嚣声此起彼伏。穿着橘红色 T 恤的丁葵跌坐在铁轨上。从另一头一路奔跑着寻找过来的杜尚拨开人群趴倒在站台上，朝丁葵伸出手："宝宝！快上来！车要开过来了！我求你了宝宝！"

丁葵漠然地望着他，仿佛在第一个瞬间并没有能认出他是谁。微澜、盛耀和峤阳也扑到站台边缘，惊骇地狂叫起来："丁葵！你在干什么？！快上来！"丁葵充耳不闻。

地铁轨道好像黑暗深邃的洞穴，强烈的风压吹拂得人们发丝纷乱。呼啸声由远而近，来了，来了。黑暗的洞穴里，巨蟒正呼啸着，挟裹着凛冽大风从噩梦中扑来，大灯就是它的眼睛，车身就是它的躯体。就像所有孩子梦境中吞噬万物的魔鬼那样，它将毫不留情地向前飞速推进，碾碎一切阻挡它的东西。

杜尚跳下站台了。丁葵凝望着他。

杜尚来不及看她脸上的表情。他死命地拖起她的手，把她腿上站台。微澜、盛耀和峤阳用尽全力把她拉了上来。"杜老师！"微澜转身发出嘶吼，她朝还在站台下的杜尚伸出手。

地铁已经碾过去了。

丁葵一度辨认不出身边的人。她谁都认不出来。但她却还记得杜尚死了。她要求看他的遗体，所有人都不答应。因为那遗体时勉强拼合而成，连化妆师都不敢多看。

杜尚的父母来到儿子断送性命的这个城市,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搀扶着才不至于跌倒。

丁葵在精神病医院试图用打碎的镜片割断自己脖子里的动脉，她倒在厕所里，鲜血流淌满地。她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被发现后即使救回。

微澜说，你应该活下去，你的命是杜尚用血和命换来的。他拼命把你推上站台，如果你再要跳下去，就是违背他的意志。你忍心违背他最后的意志吗？

微澜、盛耀和峤阳每天都去看护她。整整三周后，她才逐渐恢复神志。

她反反复复说起：他那时的神情很慌张，又很坚决。我只记住了他的表情，却来不及解读。现在每天都在回想他的面容。在这 3 年中他全部印在我记忆中的面容都不见了。只剩下他最后的面容。

杜尚。我永远再也触摸不到的爱人。

【卅柒】蛮蛮

出院后，丁葵就来向大家辞行，她已经办妥全部手续，要转去一个南方小城市读私立高中，三年内不会回来。她向大家保证，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盛耀和微澜如愿以偿进了永隆模范学校，开始了幸福的三年同窗生涯。

三年后，峤阳在舞蹈老师的推荐下去了俄罗斯国家艺术学校进修芭蕾。

十年后，峤阳达成梦想，成为女孩，成为顶尖的舞者。丁葵已经是综艺节目王牌主持人，大红大紫，无人能与之比肩。但她们是如何走过自己人生神秘旅程中的这一段艰辛的路，已经互相不为所知了。

节目录制结束后，丁葵带峤阳去附近最幽静的酒吧坐谈。她慢慢告诉峤阳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对不起，峤阳，十年前我没有告诉你们。谁都没有告诉。孩子我并没有打掉。我在南方小城里把她生下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峤阳吃惊极了：“……我的天！那么，她今年已经有九岁了？”

丁葵脸上洋溢着淡淡的喜悦和光辉：“是的，她是正月里出生，我给她取名叫蛮蛮，杜

蛮蛮。”

“杜蛮蛮……野蛮的蛮？”

丁葵笑道：“蛮蛮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一种鸟。它的样子呢长得像野鸭，只有一目一翼。一定要两只蛮蛮合在一起才能展翅飞翔。人们常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比翼鸟指的就是蛮蛮，它是爱情的象征。”

“你很不容易，这 10 年来……”

“对，你不也一样？但是都过去了。蛮蛮和我，都把对方引为自己的骄傲。我是最酷的妈妈，她是最酷的宝宝。”

“你一直没有结婚吗？”

丁葵笑了笑，十分安详：“杜尚，就是我的先生啊。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在我心里，在蛮蛮的心里。”

峤阳望着丁葵，伸出手握住她的手：“10 年前，我曾经想从学校教学楼顶的露台上跳下来，寻求一死……盛耀救了我。后来，微澜对我说，耶路撒冷城里有一条‘苦路’，基督曾经走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我活下来了。我们也曾担心你会死……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微澜和盛耀呢？把他们也一起喊来吧，我实在是太想念他们了！”

丁葵抚摸着峤阳的脸颊，嘴角带笑，眼中有泪：“好，我带你去看他们。”

【卅捌】幸福

——来，跟我来，我们一起去看他们。

——今天是圣诞夜，那么就在 6 年前的夜晚，2001 年的圣诞夜，他们就在这里。和所有喜庆欢笑的人一起，站在这被诸多外来者称赞为全亚洲最美丽的堤岸边。

成百上千或甚至于上万的游人在堤岸上来来往往。情侣手拉手靠着齐腰高的坝墙、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拍照留念、外来的游客眺望对岸亚洲最高建筑的丰姿……盛大的节目。

东方人也开始热衷西方的节目，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圣诞节只意味着圣诞大餐、得到期盼已久的礼物、与情人的热吻和血拼购物。他们并不关注圣诞更为神圣的含义——2001 年前，公元元年的今夜，如预言所指出的那样，圣子出生在伯利恒一个小旅馆的马厩之中，这就是基督耶稣的诞生之夜——平安夜。

微澜和盛耀也同许多人一样，并不特别关心节日的来历和含义。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一起，分享节日喜庆圆满的气氛。就在 2001 年夏天，他们双双从永隆模范高中毕业，盛耀考入了理能大学工程系，微澜就读通和大学行政管理系，两所大学分设在城斘市东北角和西南角，学生都要住读，只有每个周末才可以相聚两天。2001 年 12 月 24 日式周日，度过圣

诞夜，明天一早就要分头赶往各自的学习。

“我们学校的厨子刀工真是一流！排骨放在盘子里，吃起来是都不敢大喘气，，就怕被自己吹奏。”盛耀黑亮的瞳仁闪闪发光，每次他见到微澜时就会这样。

盛耀身高已有一米八零，短短的板寸头，咖啡色麂皮夹克，宝石蓝的牛仔裤，已经是个十分英俊的年轻人了。走在校园里或街上，总有许多女孩投以倾慕的目光。

他脖子里围着的蓝灰色围巾是温暖牌，微澜给他织的，本织得歪歪扭扭，盛耀却总是不离身地戴着。最巴不得有人问：“这围巾……”其实人家想说的是“这围巾怎么这么别扭”，盛耀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满脸痴笑自豪地大声道：“厉害吧！我老婆给我织的啊！”

如果微澜在旁边就会用手指头戳他腰，小声嘀咕：“哪个是你老婆！别坏我清白名声！”

和盛耀相比，微澜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她还是梳着马尾辫的清秀女孩，个子只比初中时略微上升了一点，非常朴素而安静，但任何人仔细看她的眼睛就会觉得温暖而放松。她自芈由一种安定的端然。如同明月光下一树洁白的山茶花。

“待会我们到广芈场上去。那里有零点倒计时活动。”盛耀笑嘻嘻地看着微澜，目光渐渐下滑到她红润的双唇，“午夜钟声响起来时，大家都要亲吻自己的爱人的。”

“我才不去！”微澜的脸变红了。她想起两周前和盛耀的初吻，盛耀激动得浑身震颤，

然后两人牙齿笨拙地碰撞到一起，简直像个笑话。

“喂喂喂！微澜！”盛耀像个孩子似的撅嘴叫起来，“恋爱三四年了，半个月前我才刚刚亲到你！我以前也没亲过别人，没技术是必然的嘛！你总要多给几次机会，让我磨练磨练的啊！”

微澜赶紧伸手去捂住他的嘴：“好了好了，大家都听见了！”随后她低下头，小声地补充道：“那待会去就是了么！你急什么……”盛耀揽住她的肩，两人一起笑起来。

他们站在地岸边，冬天的风从江面上吹来。对岸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闪烁着耀眼灯光。天空中突然飘落起雪片来。堤岸上的人都纷纷喊起来：“下雪了！下雪了啊！”洁白雪花如同微笑羽毛降落在人们的肩头和掌心，很快融化成透明无暇的水滴。要知道南方临海的城𪨶市极少下雪，尤其是在还未进入隆冬的 12 月底，此刻一幕如同童话般美丽动人。

“冷不冷？”盛耀捧着微澜的脸蛋，“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就一下。我去前面给你买杯热茶来。”

“我。我就在这里等你。”微澜笑着说，“一步也不离开。”

【卅玖】陨落

——一步也不离开。

——我就在这里等你。

——写到这里，我已经无能为继。但我必须带你去看。把我们的故事展现给你看。所以，我必须继续敲击键盘，让字体成形，让情节浮出水面，把发生过的一切都讲述出来。

——为你。我亲爱的读者。

我们的目光紧紧跟随英俊的青年盛耀，他迈开长腿一路小跑，堤岸上连续几家卖珍珠奶茶的小摊都断了货。他扑到栏杆上朝街对面望了望。那里有一家“避风塘茶风暴”，不少人正排队买茶。盛耀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抢购。

街上车来车往。

微澜一个人在喧嚣流动的人群中站立了很久，不停把手放到嘴前呼气。就算带着手套也很寒冷啊。只有盛耀的手可以温暖。到底是男孩子，火气旺盛啊。她等了很久。盛耀还是没有回来。微澜开始微微有点担心。雪花落在袖口上，看不出形状。只有微小的一个白点，好像泪珠。

盛耀手里端着两杯热乎乎的奶茶，面带喜色往回赶。他要穿越马路，路口的灯变黄了。盛耀迈出步子，就在此时，一辆转弯的面包车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疾驰过来。

微澜在堤岸上等着盛耀，一步也没有离开。四五个穿着厚厚羽绒服带着帽子的高个子青年并肩从微澜身后走过来，人群拥挤，他们撞到了微澜。微澜被撞得脚步踉跄，如果不是身前还有好多人，她一定会摔倒在地。她皱着眉头，捂着后腰，扭头观望是谁撞了自己。人海茫茫，无法辨认。

腰好疼，竟好像是伤到筋骨了。回去贴个药膏吧。

盛耀终于回来了。他把奶茶递给微澜，挑起眉毛夸张得嚷着："老婆，刚才你老公我差点就没命了！一辆面包车闯红灯，差点和我来个亲密接触！警举察叔叔把它拦下来啦！老婆你怎么啦？"

微澜皱着眉笑道："没事，刚才被人撞到了，好像腰闪了。没事儿。"

"是谁？！我去撞还他！"

"白痴，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是谁撞的呢！好啦没事啦。我们喝完奶茶就去广场吧！"

"是！老婆大人，遵命！"

微澜的腰疼得直不起来。但只有今天晚上了，过了今夜零点，她和盛耀又要各自归家，周一赶赴学校度过满场一周。所以，坚持一下吧。何况，还答应了那讨厌鬼一个吻。

广场上人山人海，大都是年轻的情侣。他们抬头望着春天百货楼顶上的华丽铸铁大钟，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过去。还有最后一分钟。盛耀紧紧搂着微澜，怕她被人群冲散。微澜把头靠在盛耀胸前，笑道：“初中时我们俩还差不多高，你只比我高那么一丁点儿，现在高得跟竹竿似的……”

“你不喜欢吗？”盛耀亲吻微澜的耳朵。

微澜浑身震颤，酥软无力，低声说：“喜欢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喊倒计时！”春天百货门前的舞台上，一个染着黄头发的主持人兴奋地振臂高呼：“三十！二十九！二十八！……十！九！八！七！……”

盛耀将微澜的脸捧在掌心，目不转睛地凝望着。

“五！四！三！二！……”

身边的情人们深情地吻下去。微澜从盛耀的臂弯里无力地滑落下去。盛耀吃惊地大喊：“微澜！微澜！你怎么了？微澜！！！！”他的呼喊声淹没在人群迎接圣诞的欢呼声和零点的钟声之中。

【肆拾】彼岸

广场上空无一人。此时是 2007 年 12 月 25 日的凌晨 2 点。庆祝圣诞的人们早已归家而去。广场上流下破碎的气球残骸、被踩坏的花朵、用途不明的彩色纸张等物品。

丁葵走到一块圆形砖石前，砖石上摆放着一个泡沫塑料盒子，好像小贩叫卖冷饮的那种。丁葵蹲下身，轻轻抚摸地面。她对峤阳说："来，向微澜问个好。祝她平安夜快乐！"

峤阳已经泣不成声。她跪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大颗的泪滴砸在青砖上。

"后来警方破了案。他们抓住了犯人。是仇同那帮人。那天晚上，他们也在堤岸闲逛，正好其中有人买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拿出来炫耀。仇同远远地望见了微澜。他们撞她的时候，以飞快的速度朝她后腰扎了一刀。刀即刻拔出，皮肤表面的创口非常小，但在身体内部，已经割断了动脉和脏器血管。法医检验尸体时发现内部大量出血，而从外表几乎看不出来，只有在贴身的内衣上才有少量的血迹。

"仇同说他也没真的想杀人。他只想刺她一刀。因为多年前的怨愤。

"他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蓝桥监狱。"

峤阳仰面躺在地上。闭上眼忍受悲痛的折磨。漫天星子明亮，似乎每一颗星星里都有微澜的笑容。

——你知道吗？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布它是自己的首都。

——我们一起去警举察局说说清楚，猥亵未成年少年少女怎么定罪！

——我要和喜欢的人一起念高中、念大学。

微澜……其实你是代我而死的。

有人走进，在峤阳身边蹲下身来。峤阳抬起头，发现了记忆中的悲伤欲绝的神情令人不忍卒睹："峤阳！你来看微澜了？我一直守在这里。从午夜开始到现在。5 年来每年都来。"

丁葵拍拍盛耀的肩膀："还是带奶茶来了？"

盛耀笑了笑，却比哭还难看："嗯。用保温箱带来，这样就不会冷掉。如果我没有跑去买奶茶，微澜她就不会死！她不会死！都是我的错！我不去买奶茶就好了——"

峤阳和丁葵紧紧抱住痛苦的盛耀。丁葵摇晃着盛耀："你别这样！微澜就算在天堂也不会安心的！她要你幸福！你明白吗？你不可以这样！已经过去 6 年了！"

盛耀也躺倒在地，和峤阳一起仰望灿烂群星。泪水不停地从眼角滑落下来，滴在青石砖上。他们不说话，大段大段的独白只能发生在盛耀的内心，像深海沉默寂寞的鲸鱼。

布满星子的苍穹始终那么深邃美丽，无论是 10 年前，100 年前，还是 10000 年前……都是

一样的吧。虽然再也看不到你，但再过几十年，我们一定可以在天堂重逢。虽然等待的期限有些漫长……

为什么我如此悲伤？因为再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心里有一个绝望而甜蜜的黑洞，堆满了对于你的无线四年，但我还是像盲眼的鼹鼠一样不停地向更深处钻探、挖掘……我想回忆并不断复习你的所有事举件和片段，在那里，我可以躺在柔软的回忆之上，冠绝你就在我身边，想象当我睁开眼，就能触摸到你的马尾辫……我可以活在记忆里，从遇到你开始的记忆里——从 13 岁一直到 19 岁的 7 年。我每天都在脑海里播放关于你的片段，你微笑的侧脸、你嘴角边的酒窝、你的美人尖、你变幻着各种表情最后长时间凝望着我的双眼……

微澜。作为一个年少气盛的男孩，你知道我有多少次在梦境和幻想中和你做举爱？我想用我全部的身心来告诉你，我有多么想要你，我多想和你融为一体，至死都不分离……知道你死后 6 年的今天，我也依然只想和你一个人做举爱。微澜，这是不是病态？

我曾经偷偷在袖口里藏了一把短刀去监狱探视仇同。我真的想杀死他。面对那张丑恶的脸庞，愤怒在胸口默不作声地沸腾，冰冷的刀锋被我的手臂所灼伤……最终我没有刺出那一刀，虽然我在家里模拟了很久……因为我觉得你浑身散发光芒站在桌旁，轻轻按住我滚烫震颤的手。

因为我在医院你临终的床前，曾答应过你，你对我说："记得我，但一定要幸福地活下去……"

可是微澜，老天真的太残忍。你知道不知道，幸福地孤独地活下去，其实是最痛苦的刑罚？在很多个寒冷的冬夜，我都一个人躺在这里仰望苍穹，痴迷地忘记了时间，直到有管理人员跑来把我赶走……

你已经离开我 6 年了。你在那里，还好吗？冷不冷？有没有人让你快乐？

“……微澜，”盛耀嗫喏着双唇，艰难地吐出破碎的句子，“……拿在那里，还好吗……”

丁葵擦去从眼眶中滚落的泪珠，握住盛耀的手笑着说：“他们一定很好，微澜，还有我的杜尚……他们渡过了宽阔的银河，在群星最耀眼的地方耐心等待我们前来汇合……幸福地活下去，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星光照亮三个悲伤但坚强的年轻人，好像爱人深情凝望的目光。

——空旷的广场如同舞台，即将有新的剧目上演。但那些已经落幕的角色，我们绝不会把他们忘却。他们已经远渡千重夜抵达彼岸，变成天上明亮的星辰，将亿万年地持久照耀我们的唇角和额头。

——微澜说，我们必须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苦路。

——幸好，亲爱的，我还有你的陪伴。

——谢谢你，我的爱。

完结

（如果想要 po 主的二手书的话，请私信联系@foggyjungle ）